



期二第



行編社版出化文國中



期 二 第



特稿

「蔡元培啓事」

高乃同(十四)

理

戲劇漫談

陳鯉庭(二十七)

論

建立生產文學

冰 瑩(二十九)

報

魚家莊

蘇 焱(三十)

告

敵人是這樣虐待「俘虜」的

冰 瑩(三十四)

小說

老岳的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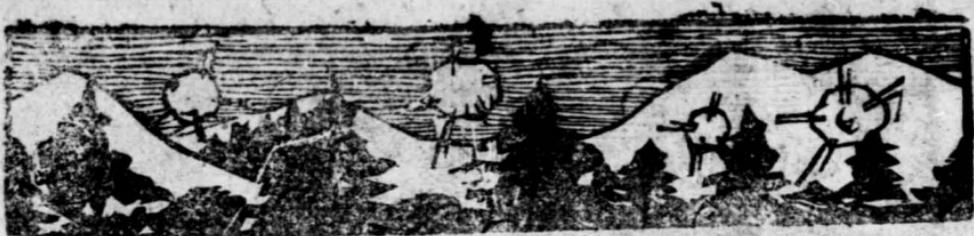
明(三十八)

戲劇

漢好的跳舞

葉鼎洛(四十)





藝地  
通訊

寧秦血戰記.....解紛(四十九)

詩

海上對雪.....柳亞子(五十二)

春禮勞軍歌.....馮玉祥(五十四)

北征之曲.....盧冀野(五十九)

過太行山.....紫翼(五十九)

大時代中成長着的女兒.....程少懷(五十七)

陰山下.....高天(五十八)

歌

抗戰與文物展覽.....陸丹林(五十八)

重慶文壇掇拾.....杜庶(五十九)

鄂北文化運動的活躍.....白克(六十一)

藝文通訊

清才與漢奸.....段念茲(六十二)

雜感

作家書簡.....柳亞子(六十四)

歡迎韓國青年大會.....伏園(六十五)

青年園地.....鐵夫(六十七)

談談詩歌的民族形式.....編者(六十八)



# 「蔡元培啓事」

高乃同

## 弔子民先生

蔡先生一共看過三次啓事。

第一次是在民國八年，那時，青島外交問題，引起了空前的罷學風潮。五月四號，北大和北京各校學生，遊行示威，受傷了軍宗祥，焚燬了曹汝霖的住宅。當天，警察廳逮捕了三三十幾個遊行的學生。蔡先生以北大校長的地位，請求警察廳釋放那些被捕的學生，他願替他們抵罪，被拒絕了。接上，徐世昌總統頒佈了一道命令，說要把那些學生送給法庭，依法辦理。而一級軍官陳炳輝爲第一次學潮，是他提倡「新學潮」的結果集中火力來攻擊他。子民，他與在五月十號的上午，出走天津，發表了一個啓事：「我倦矣」「殺君馬君道旁死」，「吳亦勞止，汽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尚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始，一切脫離關係。特此聲明，惟知我者諒之。」

第二天是在民國十一年羅文幹因金佛郎案的嫌疑被捕，但並沒有什麼證據；釋放後，教育總長彭公彝突又呈請拘捕，燕氏逾又再度入獄。引起了蔡先生的不平，那時，蔡先生還在北大，他使怕怕地離開北京，發表了一個啓事，表示他不能與彭公彝合作：

「易廷說：『小人知進而不知退。』我國近年來有許多糾紛的事情，都是由於不知退的小人驅成的。而且退的舉動，並不僅是消極的免職糾紛，間接的還有積極的舉動。當民國七年南北和議將開的時候，北京有一個和平調會，我也充作會員，會員裏面有好幾位任北方代表的，中有一位某君在會中發言道：『諸君知道辛亥革命清室何以倒得這樣快？惟一的原因，是清朝末年大家知北京政府無希望，激烈的團體到南方去做革命運

動，就是和平的也陸續離去北京，那時的北京，幾乎沒有一個有知識有能力的。所以，革命軍一起，袁項城一擁京，清室就同一「推枯拉朽」的倒了。現在政府也快到末日了，且看您覺悟了沒有。若是還一次像這不肯開誠布公與南方協議，那就沒有希望了，我們至少應該相率離京，并家眷也同去。」我那時候聽了這一番話，便爲感動。當時的私人，大抵是一無所能的。偶有所能，也是不適於時勢的。他所以對付時局，全靠着一級官吏機械式的舉者，替他在循循裝面辦財政辦外交等等，替他在文化黨事上作裝飾品，除了這幾項外，他還有什麼維持的能力呢？所以這級官吏機械式的舉者，只要有飯吃，有錢拿，無論什麼東西，都替他做工具，如俗語說的「有奶便是娘」的舉子，實在是一助紂爲虐」。他們的罪，比當局的壞人還多一點兒。

八年的春季，華北歐美同學會在清華學校開會，有一部份會員提出對於政治問題的意見，在會場上通過。我那時就問他們：「我們提出去了，萬一政府竟置之不理，我們怎麼辦？我個人的意思，要是我們但爲發表意見向新聞記者們的社論一線，那就不必說了。若果求有點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幫忙的決心。」我那時候就談述某君的話會大家，並且申說：「現在政府那一個機關離離離離學生。若留學生相率辭職政府當得起來？」此是我第一次宣傳某君的名言。去年春假，教職員聯席會議，因教育經費沒有着落，請八位校長出席發表意見。我從前一半從歐美回來，不久即進清院；這一次算是第一次出席聯席會議，我那時聲明我的意見，就是教育費不發，教職員無論爲教票上進行障礙，或個人人生計困難，必須向政府辭

職，若教職員許職的多了，校長當然向政府辭職。我規畫辭職的效力，更比罷職更難教育當局還大得多，也根據某君的一番話備我聽聽，這是我第二次宜某君的名言。但是我個人性情，是曾經吳君雅暉品評過，叫做「律已不苟而對人則絕對放任」。我自己反省起來，覺得他的品評是很不錯。我對某君的名言雖然極端的佩服，但是除前說兩端完備外，固然於談話時傳達過幾次，卻從來沒有這種主張向他人作積極的運動，不過自己向這個方面準備。我是一個比較的保守可以研究學問的人，我的興趣也完全在這一方面。自從任了半官式的國立大學校長以後，不知一天寧見多少不願意見的人，說多少不願意說的話，看多少不願意看的信，想騰出一兩點鐘看書，竟做不到，真在苦痛極了。而這個職務，又適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機關行政機關所在的地方，概見進門一天一天的墮落。議員的投票，金錢的賄賂，開出的位置，軍閥的意見；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選舉是金錢的決賽，不計是非，只計利害，不要人格，只計權利。這種壓迫空氣，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我實在不能再受了。我們的責任，在指導青年，在這種壓迫空氣裏面，要替這幾千青年保障，叫他們不致受外界的侮弄，我與付託在沒有道義能力，所以早早就辭職歸隱，願負個能力較大的入來擔當個保衛的任務。

五四風潮以後，我應於為一個校務去留的問題，生了許多的校務，我雖推拖了多時的決心，終不願為一人的後故來動學校，所以近幾年來，在校中政務種種，完全以諸位教授員中斷，決不致因為校長問題，發生什麼危險了。

到真正宣佈得如此妥當，我本來隨時可以告退，不過為校中同人感情的牽制，預備到學期假半，設法說離，不慮有彭台春提出罷職再議的事件，我忍無可忍，不得不立刻告退。離案初起我深恐吳長源，張伯烈熱險煽，因為他們為倒閣起見，能用彈劾質問的手段，何以定要採用不進行為，對於未曾證明有罪的人剝奪他的自由！我曾經要羅君對事的關鍵，受兩個人的脅迫，對於未曾證明有罪的人，草率地下逮捕，與前年受張

勳脅迫下令解散國會是在同一糊塗。我那時誤覺得北京住不得了，我的那退的意思，已經復愈迫了。但是那時議會選舉已交法庭，只要法庭能依法辦理，他們倒閣的目的已達，不再有何涉司法的舉。或者於法律保障人權的主義，經一翻頓挫，可以格外昭明一點，不亦善也。他在法庭準備依憲辦理宣佈不起訴理由了，而國務院乃竟提出再議的請求，又立期再到審未曾證明有罪的人的自由，重行逮捕，而提問者又非司法當局而為我的職務上天天有關係的教育當局。我不管他們打斷話打不得未離開，我雖覺得提出者的人格，是我不能再與為伍的，我所以不能再忍而辭職退了。

第三次是在民國二十四年，那時蔡先生頗傾所允民衆學以終老，他說：他是一個比較的還可以研究學問的人，他的興趣也。全在這一方面。但從前與了難份的行政事業以後，不知每天寧見多少不願意見的，說多少不願意說的話，看多少不願意看的信，想騰出一兩點鐘看看書，竟做不到，實在痛苦極了。因此，他發表了一個啟事，聲明三事，一辭去兼職，一停止接受寫信，一停止介紹職業。

「以元培之年齡與能力，聚精會神，專治一事，猶恐小魚傾起，若再散漫，付，必為一事無成，今自八月起擬一新時期，請為左列三項之聲明，幸知友誼之。」

### 一辭去兼職

荀子有言：「行簡道者不至」，又曰：「簡以五技而窮」。治學治事專事不可，余自元以來，每於專一以外，兼其他教育文化事業之兼事及委員等，積累既久，其數可驚。「老者不以筋力為禮，貧者不以貨財為禮」，雖云各方體諒，亦以奔走樞門相拒互相實，而文書雜請，會議主席，與其他排解解紛解款置諸之類，亦已應接不暇。衰老之軀不復堪此，爰次第辭去，略如左方，其不及者，以此類推。

中國公學校董會董事長

上海華英專科學校校長兼董事會主席校董

上海法學院校董

愛國女學校董會主席校董

蘇州華英女學校董

北平孔德學校校長

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及董事長

英美教育基金會董事及董事長

寰球中國學生會會員

中國經濟統計學社社員

國際問題研究會會員

大同樂會董事及副董事長

杭州農工銀行經理

上海市圖書館臨時董事會董事及董事長

二、停止接受稿件

余不工書，而索資者紛至，除發完寫資者之外，尚積存數百件，方擬掛日還債，而後者又踴躍而至，將永無清償之一日。今決定停收稿件，俟積紙寫完再行定期接受。

三、停止介紹職業

專職人，人需學，語語兩方情形者，本有介紹之義務，然現今人湮於事，不知若干倍？且求介紹者幾乎無日無之。何至於此？何至於彼？一而二，二而三，以至於無窮；遇有一新設之機關或機關之長官以空時，則往往同時向處接洽我多數之介紹函，其效力遂等於零！在錢費無謂之尤險，在被介紹者耗無謂之數費；在支函者亦甚費無謂之計較與答覆，三方損失，何苦而為之？近日政府將包全國學術工作諮詢處，社會有職業指導所，各報亦有「自我職業介紹及「謀事者鑒」等欄，且現在各國失業調查及救濟之方策，我敢

南通學院校董

中華漢學教育社評議員

國立博物院院務專員及理事長

全運新教育促進會會長

中華慈幼協會會員

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會員

音樂藝文社社員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理事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

庶務必將採用，個人棉力，迄可小休」。

這三、四路事畫出了蔡先生一生的三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倡導新文化，進行思想革命，文學革命的運動；第二個階段是對軍閥官僚黑暗政治的鬥爭，開始了國民革命的初級工作，雖說「以還為息」不足以適應當時的抗戰需要，但還是蔡先生光明磊落，不愛錢，不投降之處；第三個階段是掃除一切世俗的雜質，聚精會神，在學術上——特別是在民族學的研究工作上求一點更大的貢獻。

從今後，再也見不到他的第四個階級了。今天，正是蔡先生出殯的一個日期，我且把那三個階級寫出來，披寫它。這道遺文，替葬死者，作為我對於他追述的弔祭！

二九、三、十、下午二時——蔡先生在浩出殯之時，於西京招行所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勝利我要去爭取的

沙濟清





## 戲劇漫談

經庭

——在藝術裏最可怕的便是頭腦化。這種頭腦不化的許多個中，其一個便是謝靈秀的戲劇的上部和其部。說她因為這些戲劇似乎有笑！——特里尼奧夫語

### I 關於「放下你的鞭子」

據說孫悟容是從石頭裏滾出來的；某族姑祖是「女兒水菩薩石，有喜而孕」成的，同樣，謝說成行最廣的抗戰劇「放下你的鞭子」，是果大衆戲劇家的心力創造出來的，可知出世的不平凡，也是證明其本身的偉大意義，而令人驚嘆之餘地。

不幸這大衆劇本却跟我有些緣，甚至有朋友給我介紹：「帶位到此，放下你的鞭子」的作者，這使我深悉其演它的動機與意義，而覺得異常的容易接受。爲了這機會就不得不找機會敘述一下我和這大衆劇的關係，雖說我終還沒有眼過「一羣戲劇家」去爭這劇本的作者的榮譽的意思。

這是在八年前，各地水災旱苦鬧得最凶的

時候，我爲應付離上海不遠的南匯縣的一場公演，寫了部以難民賣藝爲題材的劇本，敘述一個流亡的苦難所迫老莊稼漢，鞭打他那無力提起動兒戲藝的女兒，意思是說這老農的封建意識中，仍然頑固地主採取的習慣方式，來挽救自己的命運，以舉指出這種採取方式是夢不得的、絕望劇本題爲「放下你鞭子」！

記得脫稿後第一個戲劇會上演的爲章洪兒，首次在兩縣的演出人：導演——章洪，父——卜落了女——張小姐，青年——我自己。其後劇在上海附近各處演出多次，導演左明兄給這戲的開場加了四句江湖道白，常在一起合作的演出者：父——王雷一，女——朱銘仙，青年——顏而已，洪虹諸兄，竟還極地憑手抄本流傳着演，然而却從沒想到找機會被改編。

忽然有這麼一天，竟知道劇本給發刊在「生活知識」上了。而內容却已由「一羣戲劇家」把主人公改爲九一八後從東三省逃出來的，巧妙地使它一變而爲反帝抗日的國防戲劇了。一打聽今年去發表的原來是兩位熟朋友！這全巧妙的改動

戲法的酬勞是稍費十二元，當時想自己總算是花了一番努力寫出來的，不料却給別人改動幾千字換了錢去，連原作者的名字也不給提一掛，不免有些氣憤，然而終於也只得佩服人家點金有術，只靠自己不識時機活動落伍。

我和這劇本的關係，就此爲止，以後却眼乎它轉述起來，一度爲避免檢查當局的意思，垂巧地給換上「賽姐」，這奇詭的題名來傳演着。八一三後又由「一羣戲劇家」把主人公改爲從任何淪陷區里逃出來的了，於是這劇本就無往而不達，成爲流行的寵兒，被翻印成單行本，被轉載在近十個抗戰劇本選集裏，而且產生了無數所謂「一上下打成一片」的做作。

不問可知，我是和所有這些光榮的歷史無關的，顯然由於當時務的「一羣戲劇家」加以改造之功。事實上這劇本的作者項下，也早給換上許多新名字，從「一羣戲劇家」一連名」，到「集劇創作」，「阿王雷」一「張三編」了，有時爲了好者去翻閱，這戲「創造」一「新編」。似乎只是塗改了我那八年前的原稿，多加了些口號和演說詞，但就憑這點也已够傾佩，要我自己來改動是沒有這樣的勇氣。

是迂腐的偏見也未可知，我總覺得流亡出來賣藝的難民，最好是江北人或山東老才更爲可信，而他們的窮苦無告的情況，發生在已往最難民收容的抗戰期以前才更爲典型的，假使我那些劇中人扮機適合於任何時地，總不免沖淡了他們

的現實性。而更重的是，偏重反對黨的主題被改為反帝抗日，那體現着地主意識的農民與種子就無非意義了，要從這種較原始的轉式方式的痛感上覺悟到抗日尤顯爲「便」的。

這經過改造後的內容與主題的不協調，在我們的作者——「革命劇家」怕是不以爲病的，因爲這比戲劇本現在邊沿用着「放下你的鞭子」題目，不見得一個戲劇家因爲它文不對題而作出進一步的修改。

然而，在起來，對那兩位朋友把我的劇本改頭換面的事，却沒有絲毫生氣的理由了，沒有他們的才子的承賜，這，獎勵也許就永久埋沒無聞。而在這劇本原作者的名字也不提的這點，在我是應該加以爲幸的。

希冀在上而寫的廣告，已可了却我編費大眾劇的因緣，而且再也沒有人會說我是它的作者，每逢這樣使我異常的不安。這，安，並不是神話爲「傑作」的作者而受福者，乃是無錢爲「賤品」的作者而難以爲情。

## II 天才的，廉價的創作傾向

據說在蘇聯文壇，有所謂基爾奧（Kishon）型的作家，創作劇本的時候，「並不認爲劇本在活的現象上，而僅僅顯及主題的重要性」。結果是「在這種戲劇裏既沒有生活的面貌，也沒有作者的面貌，」他們接受現代只是個機械地通過報

章，創造着一些刻板 and 定型。因此之，曾經出過和蘇俄國型鬥爭的口號。

所謂基爾奧型的缺陷，在我們的文壇創作上也存在着，若干文評家提出對公式化的警告，無非是這種缺陷存在的反證。然若針對我們的創作來說，則現在提出這樣的警告，已經不緊要了。

雖然我們的劇作者始終站在崗位上，從沒有放棄過宣傳與社會課題「抗戰」：這是一查新出版的劇目也就可以證明的：例如「戰鬥」，「自衛隊」，「夜光杯」，「流浪隊長」，「民族英雄」，等等。他們是否有過基爾奧型的缺陷，創造着「刻板 and 定型」呢？有過，而且還存在着，「最好能離開繁雜的劣紳土豪，民族英雄，官紳派昂如出一個模式。然而現在，我們的劇作家常常聰明，他們就不放棄重要的，顯赫的主題——這是一當時代的作家所聲譽的保衛——而且對於因這重主題而處於「刻板 and 定型」的危險，已經想好妙法有以避之了。

對策便是：從外國作品裏，鮮明的個性或場面，或者依一般歡慶的嗜好選取，「強頭」的人物或情節，來配合在抗戰的主題下活動，就這技巧地避免了，「刻板 and 定型」的危險了。

我們可以引到出版或上演的，比較爲人所知的抗戰劇本來來看，就首先發見許多外國個性，外國場面，在時改頭換面，充作抗戰的脚色與排場：例如「威風凜凜」之在「民族英雄」；「巨族戰

鬥」，「魔鬼的鬥徒」之在「斷頭台上」，又如「夜未失」之改爲「自由魂」，作爲抗戰劇的「毒草草」，以及「古城的怒吼」，「駭浪中瀾」之類，這些差不多是全部翻譯過來的。再如我們的東北英雄「三江好」，乃是在愛國間的「月亮上升」的碼頭上退版，作爲我們的「自衛隊」組織的描寫者的頑固農民，乃是在俄國的「被開墾的處女地」上活動，則外國的東西扮得比較巧妙，非有心人不能察覺的了。

其次我們發見誘惑的女兒，頑強的老頭兒，或天真的兒童之類，常在我們的戲劇舞台上充當主要人物，或者起着陪襯的作用：例如「夜光杯」中演新刺虎，強女人大紅鞋在「流浪隊長」前辦是弄弄，白相人砂球在「魔鬼」中與風作浪，以至強壯在「自衛隊」裏神助立功。此外，頑固的老頭兒之在「驍民」之類的劇中，天算兒童之在「戰鬥」之類劇中，那作爲主要人物來演出強烈的場面。（在上二節所引的括號中的都是劇本名）

我們的劇作家，似乎是過分性急地在追求人物的生動性，與場面的刺激性了，至於只，在抗戰的變態的框子中，作中外極特見的需要。用這框子現成又方便的方法來製造「強頭 and 定型」的結構，就有兩重損害不可避免：既損害了對現實的社會的現實的健全的興味，或是犧牲了這現實裏的民族英雄，實在要比威風凜凜，複雜得多。

完成我們當前的社會課題的主角，也並不是具有  
煽惑性的女性。

當然我們希望作家寫活的生動的輸入物，但更  
重要的足寫典型或作為社會動力的輸入物，當然也

不妨讓我們看到刺眼緊張的場面，然而更重要的  
是，「典型的人物之對典型的環境的適合。」  
在我們的制度，英雄典型的過重主題的流弊  
為何尚少。然即不待手眼討好觀衆的傾向却正在  
批判。

拾國，不管它是掩藏在繁榮的說詞的主題下，或  
躲在人物個性描寫生動的說詞中，這種天才的，  
廉價的創作，我們必須喚起大家加以注意，予以  
批判。

## 建立生產文學

冰瑩

(一)

在本刊第一期裏，賀德千先生曾提倡我們要在這抗戰的偉大時代，積極地建立民族戰爭文學，以發揚我軍民合作，英勇奮鬥，犧牲的精神，不但每個從事文學的工作者，應該多鑽入，鑽入農村，搜集許多可歌可泣的題材來從事寫作，而且還要更進一步地在士兵和羣衆中間發掘許多未曾被我們注意過的婦女天才作家。這些作家，他們富有文學的天才，但因為沒有受教育的機會，不能用筆來表達他的思想，他的志願和興趣，但他却有豐富的人生經驗，他流利的口才，崇高而偉大的理想，一顆忠實的心和滿腔大義的熱情。如果你能吃苦，把智慧份子的一顆靈「面」面揭去，完全像他們的兄弟姊妹一般，生活在他們的隊伍裏，那麼你所寫的寫作材料，一定比你跑上前線巡禮一番，或者到農村打個轉多真實豐富萬倍！

不過，首先我們要認識清楚，民族戰爭文學的題材，很廣泛的，絕對不備以放槍，擲放步槍，李得勝打游擊；或者王婆被敵軍強姦死，劉小珠被敵人擄去一類的狹隘範圍。而當上面所說的幾項，都是我們應當描寫的題材，應當表揚的英勇故事，和暴露敵人的殘忍。但抗戰兩年多來，無論在前線或後方的作家，似乎都把寫作的範圍規定在一個模型裏，好像如果不在每一篇文章裏來一點批發雜誌，或黨報殺日之鬼，中德日國萬

歲。便不能稱為抗戰文學似的；自然，這種觀念是錯誤的，我們應把寫作的範圍擴大到每一個參加抗戰的士兵和民衆身上去，甚至一匹戰馬，一輛戰車用品的鬥，一隻警犬，都是我們寫作的好題材。至於民衆駕駛飛機，破壞敵機，刺探，偵探，救護傷兵……以及軍隊幫助民衆割禾，割麥，插秧，打豆……種種民衆合作親愛團結的精神，應該盡量地描寫，盡量地充實。

爲了本文的主旨是論及生產文學的，所以對於從事文學這問題留待以後有機會再和讀者們討論。

(二)

什麼是生產文學呢？簡單地個定義，凡是用藝術的手腕來描寫及方一切生產建設的文學，就叫做生產文學。

誰也知道，保護我們的國土，保護全國民衆的生命和田疇的，是全農工們的血和肉；但是能够艱苦地支持抗戰將近三年的原因，一半功勞歸之於後方民衆的努力生產，努力製造槍械，努力開墾荒地，努力發明各種軍需上，農具上，日常生活上的種種用品。在險惡不斷的轟炸各大城市以後，一切生產建設都運到了偏僻的不開化的農村。不久，這些荒野的農村，便自自然然地繁榮起來，開化起來！他們見了汽車，不再，是老虎下



# 焦家莊 淼 歲

(一)

焦家莊本來是這鄉僻壤中的一個小山村，離開青洲不過十幾里的路程，但因為出了西門就走不上五里路的平坦大道，便鑿造了繼續不斷的山，嶺，崗，谷。如果是一個陌生的人初來這裏，一定會覺得他氣喘如牛，但是本地五六歲的孩子，在那崎嶇高峻的山路上，也都健步如飛。

記得童年的時節，聽得青河說要到西門外去，便高興得跳起來，那時也常常跟着一般玩伴偷偷地跑到西門外去，在那裏，周圍有香翠的樹木和清澈的溪流，的確是一個水秀山青的存在。

走出西門不遠百來，在下坡的盡處就是通濟橋，石井水是沿著巍立的城牆從西南的方向靜靜地流到

東北，橋在鼎盛時當作天然游泳池的異體潭，由曲阜城南的一滄浪之水。清澈地一眼可以看到水底的游魚，黃沙，綠水，夕陽，垂柳，衣舞在通濟橋兩旁公移的四周，形成了青州最優美的勝景。

順河樓在通濟橋的西端，是一座迎河的大廈，然而還佈置着花園，在城裏很難見到的蓮花，到這兒可以飽餐出泥不污的芳色，當然也就成了文人騷士飲酒賦詩的所在。

順河樓的南北都是高峻的土崗，向南走不上半里穿過鬱鬱的茂林，就是范公亭，仲淹先生從前曾作過青州知州，因為他愛民如子，德政實施，所以後來的人特地題築這個祠堂來奉祀，最有名的是院內亭子底下的一口井，相傳是范先生親手開鑿的，井水非常甘冽，到過青州的一定要去吃幾杯茶，才算

山；見了火車，不再說是洋房子搬家；見了電燈，也不再在上面點火吸煙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砲聲不但驚醒了他們的迷夢，使他們知道應該怎樣愛護自己的國家，怎樣用全力去對付侵害自己，掠奪自己的敵人。而且更進一步地他們要求知識，要求抗戰勝利後自己的生活的改良，不再像過去一般的愚昧無知，窮苦無告。這的確是很好的現象，如果不是敵人的大砲炸彈，恐怕再過五十年一百年，那些住在深山古堡裏的農民，還在過着「雞犬相聞，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生活。

是在這些艱苦而偉大的生產建設過程中，我們的藝術家從沒有費過一點心思替他們這些無名英雄創作過一篇小說或者吟過一首詩，（也許有，不過在報紙雜誌上，沒有被我發現而已）繪畫一部畫，那個很淺顯的例子來說，作家們只知道描寫前方英勇戰士流血的壯烈犧牲，而忘記了千千萬萬的抗戰軍人家屬如何地在代勞着她們兒子丈夫的職務，日以繼夜地努力從事紡織紡織的工作。她們對於丈夫兒子的死，沒有個人的悲哀，只有國仇的痛恨，這種忍痛含恨，為國努力生產建設的精神，的確值得我們大書特書，又如許多殘廢了的軍人，他們已經盡了報國的責任，照理應該可以暫時休息的，但為了他們愛國心切，深明大義，知道在祖國艱苦的抗戰過程中，每個人都要貢獻所有的精力給民族，所以他們不願有休息，只願整天工作，多流一滴汗，就是增加一份抗戰力量。這種愛護國家民族的精神，也是值得特別表揚的。至於開墾荒地，修築馬路，鐵路，製造一切軍需品，日用品的工人，農民，以及深入農村裡，苦幹宣傳各種文化的知識青年，在在有我們寫作的題材，在在藏有我們藝術家領域裏許多無價之寶，努力發掘吧，親愛的藝術家們，讓生產文學的鮮花，這是抗戰時代的偉大寶藏。

傳味。

當夕陽西下，晚霞紅透天邊的時候，范公亭對面那座城隍廟的黃綠瓦房頂，被照得發出燦爛的光輝。河水嘩嘩只有兩丈多寬，但背影是圓形的城隍，反映着晚霞特別富有詩意。

但是，我小的時候，最歡喜的還是花春天從河邊一直跑到焦家莊去，因為一路上可以看到從垂柳縫裏透出來的瀑布，以及山頂上的野花和森林，到了焦家莊又可以到舅父家裏領養一頓兔子肉，回頭來一定還要帶許多孩子們愛吃的瓜果，愉快地歸家。

其實焦家莊不過是一個擁有一二十幾戶人家的小山村。論人口大大小小一共不過一百幾十人，也不會出過秀才拔貢，更談不到甚麼博士名流，他們都是些忠厚的農民，完全靠天吃飯，過着很質樸而簡單的生活，用血汗來換取日用的食糧。因山嶺地帶的副產物多，他們的生計雖不富裕，但却過的非常舒服，山坡上都鑿成了一層一層梯形式的耕田，成熟了的金黃色的小麥鋪成了天然的一幅地毯，一到將近黃

昏的時候，浮雲在晚霞中隨着微風輕輕地拂過一個山頭又轉向另一個山頭，隨地你會聽到唱着山歌的男男女女，荷着鋤頭，從每個田間裏回到小溪旁的村屋，四山裏發出的回聲和溪水衝動卵石的聲音漸漸地隨着夕陽消失了。

他們是這樣安靜地活着，一代又一代，直到幾十代。

### (一)

自從神聖的抗戰發動以後，侵略者的砲聲震盪在沿海各地，傾瀉光似的抗敵火焰輻射到全國的每一個角落裏。焦家莊的人們也聽到這城去賣山貨的李四爺所帶回來的各種消息，甚麼咱們老鄉宋將軍在商苑殺鬼子的故事，東洋人想在青島登陸的消息等等。村子本來不大，一天之內小孩和老婦都通通知道了，從此以後，每逢二五城內人選舉的時候，總有一批消息會被帶到這個村裏來。

在他們的腦海裏有兩種日本人，第一種是在戰事爆發以前曾經到這個村裏帶貼「仁丹」和「大眼眼藥」的穿短裝的矮鬼，他一到村裏

，就向人要茶要水，一個小牧童引他到村北的橋泉！這是供給全村人民飲料水的所在，他就在那裏貼上了一張特大的仁丹廣告，隨後又沿着向段峪的山大道貼了無數大大小小的小廣告，這傢伙那副驕橫的態度，給村民留下了一種不可磨滅的憤恨。第二種日本人，就是那些在車站附近販賣咖啡白而帶毒晶，穿着和服木屐的矮胖子，因為本村戶高俊也常到被裏和車站上去販賣，不久就染上了一口高麗（吸食白面）的惡習，不到一年就把他祖父辛辛苦苦，積下的三十幾畝田，完全送到矮胖子手裏，自己却窮得瘦成了小輪和乞丐。因此大家都知道這輩矮胖子都是些傾人家產的客人，他們一聽到和日本鬼子開仗了，誰都興奮得發狂。

不過他們相信那些穿木屐的胖鬼子永遠不能到這個山村來，就是貼廣告的復鬼來了的時候，只準幾拳也會換死他們的。

焦家莊的人們，仍舊與隔地過着無憂無慮的太平日子。

### (二)

被稱爲聖人的孫福，却漸漸地不安定起來，他曾在城裏的堂叔家裏伴同着堂兄兒們讀了幾年小學，他知道地球是圓的，世界上有五大洲，五大洋，他讀過五方雜字，和萬事不求人，每逢過年，親家都貼着買來的春聯或者僅僅一張紅紙的時候，他會寫一副「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的對聯，貼在自己的大門上。因此，在這個原始的山村裏，他就被稱爲聖人了。

他知道和日本鬼子打仗是非國小可的，幾乎每天都要到住在城裏的堂叔那兒探聽消息，堂兄孫立也很痛快地向他解釋這一次戰爭的重要和目前的狀況，在血氣正旺二十幾歲的孫福心裏，恨不得立刻跑上戰場把鬼子殺個落花流水，才算痛快。焦家莊的人們也隨着他的興奮，憤慨、憤慨、和痛罵而引起了各種不同的情緒。

聽事不利的消息傳來了！最初孫福還只是以「聞聲勿聽，聞敗勿飯」的勸語來激發開村的民衆，但最後一個人不幸的消息，就是韓青天從濟南撤還到濟寧，敵人在青島登陸，顯然地膠東半島和金山東的

一大節，從錦繡河山都要被侵略者的鐵蹄踐踏了。

第一天孫福被劫的時候，走到半路上，忽然遇到許多的人從屋內往西山裏逃，正要探問究竟的時候，一隊看到孫福攜着幾件小行李，倉皇皇皇地跑來，果得滿臉是汗，不久久的喘喘，堂妹也氣喘喘地跟着走來，孫福說明其妙地正要開口，只聽得孫立說：

「福弟！快回去罷！鬼子佔領車站了！」

「怎麼！佔了車站！……」

孫福也不待仔細往下同，就幫同他堂兄，手提了行李，一手幫携着堂妹，加緊了腳步，一直奔回家去。

整鎮的焦家莊，都被騷動了，誰都來詢問孫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唉！我們每位昨天大老爺，平日一抹臉一殺人，怎麼現在還沒有見到鬼子試退了！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佔了膠濟鐵路，和那麼大的濟南府，還拿不下了！現在車站上已經發現了鬼子的了！不用說，我們鎮之內，他們就可以來到我們

的城裏，這還是賣益商店的汪先生特別來接的船，不願意跑也跑不出來了。」

老太太的喘息追沒有定，就向大家像演講似的說了出來。

「鬼運了得！甚麼青天，簡直是大混蛋！大漢奸！平日總是拿抓大龜來出風頭，臨事的時候又派起大龜來，只要錢，不要臉！這這樣飲有什麼好結果，該殺！該殺！該殺！一百次的大漢奸！」

孫福氣紅了臉，滿臉聲音越發大，臉上的血管都漲成了紫筋，聽的人越聚越多，甚至手都些背而行，向西逃的難民也陸續在門口往裏張望。

老太太跑得腿疼就跪在坑上叫孫福的媳婦插腿，十二歲的堂妹也把鞋子跑掉了一隻，孫立和孫福復憤憤地在村裏的人宣傳鬼子的殘忍和兇暴，大家聽了之後都驚訝得吵起來：

「怎麼辦？」

「逃罷！」

「他們會不會到我們村裏來？」

「老頭子打，難道還不許我們打麼？」

「打！」

「打！」

雜亂的聲音，鬧成了一片。

年紀老弄得愁眉不展，想不出辦法來，還是那些年輕的氣血旺，一發瘋就要打！要打！

孫福沉默了一會兒，馬上就跑到村長那裏並且還請了兩個「老頭」來，開始討論應付的辦法。

商議的結果是如果逃走就要餓死，不逃，又會被鬼子殺掉，既然這樣，就不如犧牲和他們拚一拼，要死也得死的痛快，死於本。

於是就集合起全村僅有的六枝土槍，兩枝毛瑟槍，兩枝鳥槍，和十幾枝紅標子槍，孫福把他們分配得好好好，連十五歲的小孩也都到莊圍上放哨。

正在這時候，由城內裏殺逃出來的人說，鬼子兵圍了城，十字口已經起了大火，楊縣長前三天就跑到臨朐去了，公安局的汪保安帶了自衛團也躲到南門外的雲門山裏去了。

村裏的人們都感覺到事情會變重起來，有些胆小的女人，已經收拾了細軟準備往老姑的親戚家跑，但是男人却在聽孫福的指揮，每人分派了工作。

在這種緊張的氣氛中，却也沉靜地過了幾天，並沒看見到一個鬼子兵到莊裏來。

(四)

一星期後的一天早晨，紅日的光輝輝從東山的那條山，向焦家莊照射的時候，忽然聽到夜裏傳來一陣馬蹄聲，才聲音越來越近，擊破了焦家莊一週來的沉寂，於是全村的人們都驚跑出來探望，到處是孫福比較聰明。一看那那匹萬大的蒙古種的驕馬，就斷那那決定不是中國兵，既不是中國兵，九成一定是鬼子，於是便將村裏的人圍個幹個一下。

剎那間，那隻枝上槍都被抬到村子前面來了，兩枝破舊的毛瑟槍打先鋒，後面的紅標長槍排成了一字形，他們都排整齊氣，很忍耐而沉着地等候孫福的命令。

馬蹄聲：搭！搭！地越來越

近了，那三匹馬沿着兩山之間彎彎曲曲的山路，一直向着這個村子奔跑，漸漸地連三個人穿的什麼衣服都能辨出來了，原來那確是穿着黃色軍裝的鬼子兵，這時候村裏的每一個人的心房都在加緊了跳動，血液也加速了它的循環。

一切都準備好了！

鬼子離寨莊近了，他們就開始射擊起來，一陣雜亂的槍聲，起初不過是示威而已，等到相距兩百米運的時候，孫福忽然大聲喊叫起來：

「打！打！打！！」

「崩！崩！崩！！」一陣土槍聲攪成了一團，連夾雜着零星星星的滑鏢毛瑟槍聲。

正在山裏砍柴的人們聽到初擊以後，都跑到山頭上望望，他們都把大塊的亂石從兩旁的山頭上推下去，鬼子兵本來只是偷跑出城來，熱烈的地到這兒來，總要實行他們殺淫掠掠的進行，現在既然知道這裏有了防備，加以兩旁山頭上的亂石又弄得他們無所捉摸，只好折回原路回頭以實地逃了。

不過，這件事發生幾小時以後

，桂花——村裏一個霸王婆的女兒——一路上哭訴齊回到村裏來，衣服已經被撕爛了好幾處，女人們問她，也不願意回答，只對着她的母親大哭大鬧，還嚷着要投井，吊頭，弄得大家莫明其妙，經過母親細細地追究以後，才知道她在山下拾碎枝的時候，遇到那三個鬼子兵，被他們姦污了，這件事立刻就傳遍了全村，大家都憤慨極了，孫福連忙派了十幾個人下山去追，但是已經看不到他們的踪跡了。

全村的人們都抱定了鬼子在雲霧，為鬼子報復的決心！

### (五)

兩個月以來，他們沒有一時不再準備復仇，孫福已經聯合了附近幾個村莊的老百姓，組織成了自衛團，一共有二百多人，但是槍枝除了二十多枝土槍以外，只有二十一枝步槍，孫立這時候也集合了五六位在城內讀書的學生參加到他們的隊伍裏，作起政治工作來，天天對民衆講演敵人的殘酷和打鬼子的重慶性，自自然然地這寨莊便變成了青州西郊一個抗日的中心。

在這個時候，鬼子也當三三五五地從城裏竄到附近的村莊裏，施展他們的獸行，但每一大部被孫福的部隊予以重大的打擊，他們也曾打死了三個領頭的漢奸，搶到了幾匹戰馬，還有好幾次把鬼子兵窮追到西門，對方馬上關門大吉，絲毫也不敢抵抗。

最使他們興奮的是有天晚上孫福帶了三個弟兄，從范公亭悄悄地越城而入，一直跑到維持會會長齊風臣的家裏，這時齊會長因為有辱外侮了，只捉到那十六歲的兒子，還奪了十幾枝短槍，如果他們遇到齊，一定會活活地捉來殺死的；但是他們並不失望，仍然繼續準備着拿漢奸自己的槍來打死漢奸。

他們每一次和敵人的遭遇雖然不很猛烈，但已足夠使侵略者一種無法應付的打擊，城裏的敵人本來只有幾十個，他們更沒有能力來掃蕩這些英勇的壯士。每一次作戰，我方並沒有受傷，僅有兩次有一位弟兄中了流彈，奇怪得很，城裏尤特醫院的金醫生在很短的時間裏就醫了出來，而這些沒有發生過意外。

### (六)

時間慢慢地延長下去，他們一節照常地種莊稼，一面準備着打鬼子，在敵人方面只想把城佔住就算完事，並沒有力量去佔領附近的村莊，尤其是這些山村。這樣地相持了幾個月，把焦家莊的人們都壓悶得發死，他們開始到處搜索敵人。

是一個仲秋的天氣，蟬聲漸漸地沉寂了，好門嘴的蟋蟀却在唧唧地叫個不住，滿山崗的楓葉已經變成了深紅色，柿樹的葉子也全脫離了枝幹，僅剩些火紅色的鮮柿樹懸在樹枝上，吸引行人的注目，在北坡上還能夠看到些深綠色的野草，和鮮紅的柿子，正配合成了一幅極狀態的畫圖。孫福就在這一天的下午，帶了孫立和兩位弟兄假借到河邊去洗澡的名義，再作第四次的搜索敵人。

兩顆走到光陰廟的南面，他們從高處上望見有五六個人影在范公亭的外面閃動，本來這些日子已經沒有人會有那樣的遊興到這裏去消遣，於是引起了孫福的懷疑，直



主任，他的臉上現着一條條鮮紅的毒，想必已經受處真刑了，可憐他是昨天才接事的，剛上台，就倒霉，他的命運也真太苦了。

「也不知那部漢奸告訴鬼子的，說張是聯保主任，他們就開下一大堆口供要張答復，張簡直不開口，只把頭不住地搖，他們命令伙仗抬了幾桶滾水來，拚命地往張的嘴裏灌，灌着肚子凸得像鼓頭一般了，他們又用棍子在張上面用腳踏滾滾滾滾滾去，把水又擠了出來。張聯保主任死過好幾次，他的臉色慘白，完全像死人的一樣，我不敢穿他，但又拚命地望他。我的全身都被憤怒復仇的火熾燃得快要發跳起來，我恨不得差過他們銳利的剝刀來，一個個剝個血淋淋的，但這只是我的夢想，我被繩子綁得緊緊的，一雙手完全不能動彈，我有什麼力量去挽救張聯保主任呢？」

「唉！張聯保主任不去了，現在只要一想到我眼睛睜開看到張被他們活活打死的慘狀，我的頭便要發暈。」

「他終於死了，我想起第二個漢奸就輪到我了。我也準備着像張一樣不開口，等到他們張下最後的毒手時才痛快地向一頓，發洩發洩心中的仇恨也好，但是出乎我意外地他們並不打我，從這裏一直走到楊官才休息。」

### 飢餓

「整整兩天沒有吃一點東西，肚子餓的直

叫，兩眼眶裏的像棉花，再也拖不動了，但只要當當的站住，皮鞭，刺刀便會重重地落在你的身上，不要說吃飯，連一口水都不讓你們喝，眼看著他們打開罐頭來大吃大喝，真叫人家死！有一個十六歲的小勤勞兵，他向老百姓索食吃，就挨了鬼子幾腳，鬼子說幾手給罵斷了，這孩子不知是在什麼時候被俘的，起初鬼子還對他不錯，後來要他去灌張聯保主任的冷水，他沒有答應，從此也就我們一樣被虐待了。」

「強另外幾個被俘的同胞說，他們已經過不了十天沒有吃飯的生活了，每天有一次黃豆麵糊吃，但每人只有一小碗，我就就是不被打死，也會餓死的，其苦難言，有什麼可怕，何況為國家民族而死，更是很值得很光榮的事。但如果不殺死一個鬼子，未免死的太不甘心！」

### 慘殺傷兵

「饑餓的痛苦，真比死還難受，我們極端忍受不住的時候，就逼讓他們殺掉我們個痛快的多。」

「其實說到受我的苦，實在不及傷兵的高分之一。有十幾個重傷的同志，被他們擄去了，那才真慘呢！俗語說：「仇人見面，分外眼紅。」鬼子吃了我們軍隊老虧的，如今俘獲了他們，自然要想出種種方法來報復，可憐的傷兵，他已經被敵人的槍打得滿身都是血，滿身都是彈穴了，還要他如好人一樣，每天跑一百多里路，試想這怎麼可能呢？於是他們走不動的都倒下來了

，鬼子自備不耐煩等待。也決不願意讓他們靜靜地躺在這裏，妙用刺刀一刀刺破了肚皮，腸子像水銀似的一溜就溜出來了！唉！真慘呵。腸子雖然後了出來，可是人還活潑呀！傷兵叫痛的聲音真慘，鬼子便越發高興，他們看到傷兵血泊裏打滾的情形，更拍起掌來大笑。更慘的是他們用大石頭往傷兵的頭上一擲，於是腦袋裂開，白的腦漿和紅的血一齊迸了出來，他們認為這是最最最毒的壯觀，笑的更起勁！但是回頭看看了我們的同胞呢，有些流淚。有的在咬好切齒痛緊了拳頭準備復仇。」

「假若不是我眼裏看到的話，也許連我都有點懷疑，誰能想像鬼子是這麼無人道的，他們對待傷兵的方法實在太殘酷，太叫人痛心了！有一個廣西兵，因為他看着弟兄們被刺死好幾回了，就發開嘴大罵（可憐他們現在只有一顆牙可以自出了！）軍服得鬼子怒氣沖天，立刻把他刺倒在地上，把他的衣服全部脫去，剩下一条條的身子躺在弟兄們的血泊裏，然後鬼子把他的下身剝去，把腿肢勞勞兩邊，就那麼哈哈地笑着走開了……」

### 審問

「走到離傷兵只有百餘里的地方，忽然又轉向襄陽走，接着又到了隨縣。經由藤江司令部解到南都司令部，每一處都有漢奸做翻譯。問些我們的經驗有多長多大，怎麼隱藏在那些地方，正

說軍部院是那些番號，你願不願當軍服務等等，自然，誰也不會告訴他什麼，除非他存心想騙。在軍部轉帳後，多少人被打的皮破血流，多少人被打的滿地打滾，但是奇怪，誰也不流淚，誰也不哭叫，只是那強強着一雙怒眼，恨恨地瞪着他們，我的左臂被他們打腫了，現在還有一條條的血痕，我當時並不覺得痛，只是全身好像癢了電似的麻木了。」

說着，他把褲子捲得高高地讓我們看，像吧吧似的，大家都沒有說話，只沉重地嘆息了一聲，把頭搖了一搖，誰都希望繼續聽他的報告。

### 鬼子真是胆少如鼠

「到了隨後，天忽然下起雨來，路上實在太深走了，但我還是過慣了爬山越嶺的生活，所以還不感到十分苦，只是鬼子們平時沒走過這些山路，常常會摔倒，有時我們見了他那種狼狽不堪的情形，忍不住笑出聲來，當然，又要挨他們幾腳巴掌，或者一腳踢到你到坑下打幾個滾才讓你爬起来。」

「走到羅揚店，突然聽到大喇叭響聲，原來這裏是火線了，真是一幕好活劇，只見鬼子都把槍丟在溝裏拚命地往老百姓家裏逃，但是這一帶的百姓聽說就一溜煙的，他們常常捉了鬼子用柴刀砍死，把石頭砸在他們的身上沉到河裏去，因此有些鬼子見了老百姓就殺，見了房子就燒，但在逃命的時候，却又需要我們給老百姓來

做掩護了。

「有些樹槍手，他們把槍隱藏在草堆裏，悄悄地爬在山頂上一望，看到我們的隊伍散開了，又回轉來咕咕咕的亂射一陣，趁着他們慌亂的時候，我們都想逃走，但是他們監視的太嚴了，沒有辦法逃走。」

### 爲傷兵服務

「到了安陸，鬼子突然想天開，他知道我是招待傷兵的，所以一到那邊，他就要我替他們的傷兵換藥，還有幾位輕傷的同志是我們這邊的，爲了我們的同胞，我自然要盡忠地服務，但是一看到他們，我又痛恨起來，明知他們受了軍閥的驅使來打中國，並不是他們本身的罪惡，但他們在受傷之後還那麼仇視我們，未免太令人氣憤了！」

「同樣替傷兵上藥，裏傷，但對於他們只覺憐憫，而對於我們的戰士却特別可敬！而且希望他們快好，逃出虎口，重新拿起槍桿去殺敵人。」

「我們的戰士，實在太可憐了，他們因爲兩手被綁，不能吃飯，好在我在那裏，每個都喂給他們吃，他們常常流着感激之淚嬉笑地望着我，我有時只能苦笑一聲，有時也大膽地說一兩句安慰他們的話。」

### 兩個女「俘虜」

「由安陸經過雲夢，應城，天門，走了八天才到漢口，可憐有兩位女同志是在某政治部工作的，兩個都是南昌人，不知在什麼地方被俘，她們已經被鬼子綁縛得奄奄一息了，單隻眼睛都塌下了去，癱瘓得白得像一張紙，我爲她們的生命，要斷送在敵兵的手裏了，但同鄉地愛莫能助，我只能望着她們空着急。」

「第二天早晨突然不見了她們，原來又被解到什麼司令部去了。一直到現在我還深深地紀念着這兩位英勇的女同志，她們也許早已爲國作了壯烈的犧牲。」

### 沒有紀律的鬼子

「許多人都說在日本軍裏面沒有什麼紀律，可官的，你親自和他們生活了三個多月，究竟他們的內幕是怎樣的？」

我換了一個話題問他。

「快不要說了，他們還說什麼紀律，押解我們的弟一排兵，簡直像叫化子隊伍一樣，有些槍了我們弟兄的軍裝穿著，有些搶了老百姓的，他們吃飯或者睡覺休息的時候，都把槍架得遠遠的，不檢我們的弟兄一樣，把槍架得高於生命，一分鐘也不捨不得離開。」

「他們有一個很大的秘密被我們發現了，爲了要欺騙那些剛使來當砲兵的士兵，就常常從後方運來許多木箱，官長告訴士兵裏面都是裝些啤酒，香烟，罐頭之類，只要你們打勝仗，馬上

就會發給你乾的。這姓壽東西也說信以為真，常常望着這釘得牢固的箱子垂涎。

「突然有一天，搬進這些箱子的，是我們一位同胞，他因為年紀老了沒有那麼大的勁，一放上肩就掉了一交，箱子正掉在一塊石頭上，嘖的一聲震開了，哈哈！原來裏面裝裝的石頭和碎磚，自從這個賊被揭破以後，從此再也不要我們的老百姓搬了。」

「他們雖搬了搬空，但卻沒有部隊的詳細番號，也沒有姓名，只寫着一個字，什麼田、村、藤等等。」

「你怎麼搬出來的呢？」  
「那是在頭許的時候，因為我裝着很重的箱子，每天不做聲，只埋頭傷兵搬運，他們想也許我可以做「順民」，就不再像以前那麼監視我了。」

「有一天我乘着他們都在大睡大睡的時候，就偷偷地溜了出來站到門口去看那兩面的環境，不料在南面只有四五家的地方，就是福音堂，我就大踏步地走了進去，假裝難民要求他們給我一張良民證，因為說起我也是基督徒，所以那位牧師特別對我好。」

「到了福音堂再也不敢出門一步了，如果遇到鬼子，自然就不會活的，福音堂收容了兩百多難民，我就混在他們裏面過日子，一點也不洩露我這「俘虜」的秘密。」

「這樣過了二十多天，我整得每天吃飯睡覺

實在太無聊了，就決定冒險逃回英城去，重新過我當兵服務的生活。」

「就在一個大雨傾盆的晚上，我逃了出來，對着黑茫茫的田野，我像幽靈似的無目的地走着，雨又大，天又黑得像一塊無限大的幕，我連日本人是誰阻小的，這麼黑的夜，一定不敢出來，所以也就大胆地往前走。不料走了一夜，突然發現了有條白線子擋住了去路，原來前面是一條大河。」

「已經是黎明時分了，這面走來了一個披蓑衣的老頭，他告訴我這河就是中山口，但橋被水沖斷了，如果要過河，只能游泳過去。」

「這時我很後悔，為什麼平時不學會游泳，到這時見了滔滔黃水，就嚇得打戰，管他吧，我絕不能回去，反正前殺左右都是敵人，拼勁力縮回，任你有多大本領，總有死在他們掌中的可能。就決定浮過去吧，如果給水淹死了，也比給鬼子殺掉的來得痛快。」

「唉！真沒想到水的力量是這麼大的，他居然把我一推就推走了六十多里。我的衣服被一顆大樹根掛住了，這才慢慢地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爬起來，說也奇怪，肚子裏噁了不少的水，眼睛也打不開，耳朵也聾了，但心裏還明白：我並沒有死！」

「在河堤上坐了很久，才找根棍子扮做叫化子走向堤下去討飯，有一位老太太，見我全身濕得怪可憐的，連忙找出一件夾衣給我，她說這

是她兒子在當兵去時留下的，如今不知道還有沒有人在人間，我突然幻想着，也許那些被刺破肚子被打破腦袋，割去下身的弟兄們當中，有一個是我的兒子。」

「想到這裏我忽然掉下淚來，老太太忙安慰我，熬了一碗飯給我吃，還問起我的父母在什麼地方。」

「我看你不像個要飯的，也許是個游擊隊從鬼子那裏逃出來的？我連忙向她搖手，可是我斷定他不是鬼人，就附在她耳邊輕輕地把經過簡單地告訴她，她要我快走，因為鬼子如果看到我一定會捉去殺他們打仗的。」

「於是我繼續着乞丐的生活，一直討飯討到快活活。這裏有我們的招待所，余所長見了我再也不認識了，他只管待我飯菜吃稀飯，我望着他，也像一個鬼鬼陰陰地回了陽世，沒有話說，只有淚流……」

「周同志！一氣說這這要，沒有絲毫停頓，我連忙倒了一杯開水給他喝，他一口就飲乾了。」  
「我再倒第二杯時，他却又在繼續講自己的故事了。」  
「最慘的是我們回到家裏的一刹那，父親替別人耕田去了，母親病倒在床上已經七天不吃東西，他見了我大聲嚷着鬼呀！鬼呀！還是我兒子的魂魄回來了呀！七十三歲的老祖母，也放聲大哭起來，我的妻抱着孩子也扯着我哭，弄的我莫名其妙，自己也真像做了鬼似的任她們去擺佈，並下臨口說話，一直等她們哭够了，我才告訴她



# 老岳的死

蔣明

熄燈號已吹過了，人們漸漸地散去，昏暗的小屋裏充滿了沉悶和煙氣。一天的緊張的生活隨着搖曳的豆一極的油燈光慢慢地鬆懈下來，沒有睡意，心緒茫茫地等候着什麼。

虹輕輕地推開門，怕驚動，似的依在門傍，在昏黃的燈光裏我從她那蒼白的臉色中得到了不平和預感。

「怎麼，從那兒來了？」  
「從野醫院來。你不知道嗎？老岳死了。」

「誰？老岳！你去看看他的？」我不能相信地這冷酷的簡單的話竟肯定了。

「我今早臨口教會的人到野醫院去慰勞傷兵。老宋告訴我要我去看看老岳。前幾天聽說他那只炸壞了的右臂已切斷了，危險期已過，腿上的彈傷大概沒有什麼。」

「那麼你怎麼說他死了？」

「我在病房的一個角落裏找到了他，他的臉頰塗了一層黃蠟，眼瞼直瞪瞪的，呼吸非常急促，全身都腫了。兩個年青的醫生守着，還有那個小潘。我喊了他兩聲，他的頭稍微動了一下，但是強烈的藥已不認識我，小潘告訴我昨天他還說謊話，他說他這一輩子恐怕再不能使用他的右

手了。但是背地醫生却低聲地告訴我恐怕他只有兩個鐘頭的生命了。」

「口教會的人在等着我，我離開了他和他們到別的病房裏去走了一趟。等我再回到重病房的門口時，那個高個子的醫生走出來說：

「『死了！』」  
「以後怎麼辦？」我還是不能相信我們這黨一個黨友就這樣的完了，我把起死回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那個醫生身上。

「忙了半天，在滑線的小山谷裏，簡直不能找到一點木料來做棺材，弟兄們出去找了兩口缸把尸體裝起來埋了。小潘哭着一定要我陪着他去燒墳，所以弄到現在。」虹再不能告訴我更多的了。

「真的完了，用兩口缸裝起來埋了，呵！在血泊中，在砲彈下，在這荒涼的山谷裏，帶着一只殘斷的右臂，一個青年就這樣地結束了他的生命。」

我想起老岳是在前年春天。那時正是民大四分校剛成立，成于的，由南到北的熱情的青年像潮水一樣湧到這塊民族革命的園地中來。他也是其中的一個。

們，我並沒有死，如今是一個活鮮鮮的人回來了。

「在獄住了三天，三個女人家誓死不許我再離開家，她們要我幫着父親種田，要我和她們生在一塊，死做一堆。但我告訴父親說，我這次受了這麼大的刺激，眼看青兒子這樣慘死我被俘的同胞，我不覺喪心癡狂的瘋狂，怎麼能忍受，我要替自己替同胞復仇，替國家民族雪恥，我一回到蘇城，找大隊部去，不但要加緊我的救傷工作，而且有機會參加到軍隊裏直接和敵人對陣這筆血債去！」

「父親是明白是非的，他對於我這一番激昂慷慨的話不但反對，而且很同情，所以就在八月五號那天的清晨，除了父親，任何人都沒有告訴，我又踏上了光明壯烈的征途。」（完）

一九四〇，三，十八于西京

## 歡迎

批評！

投稿！

訂閱！



當中的一個老老實實的學生而已。不知誰說他是前華的學生，才引起我的好奇心來，找他談過一次話。他初次給我的印象是沉毅，略嫌呆滯，不大會說話，做事情非常認真，因為他是學工程的，他聽他二十三歲，但是看起來似乎二十八九歲了。從他的深度的近視眼中和那額頭發縐的紋路裏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敢用腦子的人。他讀書一定很用功。

學校剛成立，還沒有來得及上課，敵人的整隊隊開槍了，飛機不斷地在低空盤旋，從隱約可見而且震動的大砲聲裏轟轟地震蕩着人心，一切被震得亂和恐怖死透了。許多從都市裏來的男女學生都噁口：「學業未成，不值得犧牲一而復忙的避避滾滾，一個渡河的機會逃過黃河去了。學校中剩下的無家可歸的，或者歸不得的，或自願留下的一四百學生帶着總到敵人後方。在一個荒涼的，窮苦的小山溝裏住下來，四面被敵人，和散兵七匪包圍着。沒有宿舍，又沒有課堂，一切應用的東西都丟棄了，幾百人擠在兩座古廟裏，吃着餅乾，野菜和樹葉。

「只有一個辦法能使學校生存，不然我們便都成了難民。」有一天晚上老岳忽來找我談話，我當時心裏忽然浮起了個別的專笑想：「這個死用功的大學生，爲什麼沒有逃跑，他恐怕受不了這個罪吧！」

「大學生變成難民多得得很呢！」這句話沒有好意思說出來，我改口問：

「你想有什麼辦法？」  
「我想想」他遲疑了一息，「這幾百人不過過黃河，跟到了這裏，當然是好的。可是這樣下去不能滿足他們。」

「你想是不是太苦了？」我又逼緊一句。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我的意思是在這強迫的情況下按步就班的訓練是不可能了。我們應該用別的方法來訓練我們自己。我首意思組織游擊隊，武裝保衛學校。」他說完後，用堅毅的眼光透過近視眼鏡直射着我，使我感到有一股莫名的力量在吸引着我。

經過各方面的努力，民大學生游擊隊成立起來了，參加的有二百多人。奇怪的是所有的十八歲以下的二三十個小兒都參加了。在成立的過程中，我總是看老岳悶悶的獨自坐着看書，好像組織游擊隊的專心並不關心，在成立大會上，許多小兒們都跑出來講演，喊口號，但是却不見老岳說一句話。

學校決定在正式隊長沒有請到以前，先用學生自己選一個人出來負責領導這個游擊隊。當然要經過一個時期的訓練才請出去襲擊敵人。學生自己選的結果是老岳，最初我們很擔心老岳怎麼能負這個責任。實際上比他幹幹的人還不少。但是我們的擔心是多餘的，老岳對打仗當然不行的。因為他連槍都沒有摸過，但是他却有驚人的組織力量，從那油滑的飽經世故的三十歲以上的隊員一直到十五六歲的純真活潑的小兒沒有不喜歡

他的。但一直到最後我還是沒有發現他有別的什麼天才，他所有的就是負責，誠懇，正直和他對同志們的熱愛。

在寒夜中，他的呆滯便消失了，但是在某處時常別人竊笑他有點傻，比如他夜裏帶崗，他定不肯一班交一班的帶下去，他總是拿着一本書坐在站崗的同志傍邊陪着他。一個挨着一個地一直到天亮。

有一次隊裏的一個小鬼，就是守衛他一直到死的小潘，和他說：「老岳，我們如果到前線去打仗，假如一驢子彈把我打死了，我一定要把我這個坑埋起來，不要讓狗吃了。死，我不怕，我就是怕狗吃的。」老岳一面答應着，一面試着眼淚，所以在他死後，小潘一定要親自替他築墳。

這箇年青的學生游擊隊，經過了三個月的艱苦的訓練，堅強壯大起來了。他們便離開了學校，爬出了荒涼的山溝，到晉南一帶去襲擊敵人。老岳也從一個學工程的大學生變成一個頑強善戰的戰士了。他整整一年沒有離開他的朋友，幾次叫他回來做別的工作，他總不肯。

今年秋天，爲着加強游擊隊工作，把他從晉南硬調了回來。但是回來不到兩個月，敵人對晉南的二次圍攻又開始了，一切主要根據地從大的村鎮撤到根據地中，他本來應該跟我們一塊退却的，但是又是他自己提出了要和幾個工作隊的同志留在敵區組織農民游擊小組，我們決定限期留一個短時間。

激烈的戰鬥開始了。敵人雖以強大的武力壓迫我軍退出了幾座空城，但是他沒有方法完全佔領農村。廣大的農民在第一次反攻的血的洗禮中，在殘酷的屠殺槍掠中煥發了自己。農民游擊小組的烽火在每一個小村落中燃遍了。老岳很快地又成了機警的農民的領袖。他和他們不同的就，他的臉上多一副近視眼鏡。

在口游擊小組的第七次戰鬥裏，他率着十幾個弟兄，伏在小山坡上，等候着從對面山溝裏湧出的敵隊，騎兵過去了，步兵過去了，被抓的中國老百姓的大車一輛接着一輛地轉過山谷下到溝裏來了。他喊着：「老鄉們，殺呀！機會到了。」

「他兩探出身來，一蓬翁！」一個小個頭正打在偏的右面，接着後腿槍子彈像鐵鳥一樣飛來，他的腿也中了彈。

他們退下來，兩個弟兄們扶着，但連他手裏，他知道敵人在後面追，恐怕因為他遲誤了別人不能跑脫。他們走了十五里路找不到擔架，敵人緊緊在後面追，一步都不能休息；天下起雨來，混身都被雨水和鮮血浸透了。他們一直從下午兩點鐘到夜晚十時都在冒雨逃奔着敵人的追趕，夜晚找不到住宿的地方，他們連夜趕到野戰醫院。整整趕了五十里路，沒有損架，傷口沒有包藥，雨水把傷口都泡成白肉了。

在醫院裏躺了十多天，天天在苦痛中掙扎，他還是頑強的在和死神搏鬥，最初他不肯切斷他的右臂，但是經過同志們勸告，終於切去了，誰想到這也不能把他從死的命運中奪回來。

第二天小潘到我這裏來，他說：「我不僅失去了一個同志，一個朋友，而且失去了一個親哥哥。」他更給我一個小包，裏面有一頓毛病的照片。那是在清春的時候，還有一枝水筆，一個日記本，兩件破襪衣，他說：「你替我保存吧！這是老岳留下的僅有的東西，我還要找那個口游擊小組的弟兄們去。」

# 漢奸的跳舞

葉鼎洛

時間：中國現代抗戰期間

地點：將淪陷區內地某都市

人物

男：

汪旭初 醫生，海洛英私商，三十九歲。

李子衡 曾任保安局長，四十歲。

王金田 曾為李子衡之下部便衣隊長，四十二歲

汪旭初之友，海洛英私商，日方之間諜，三十八歲

王金田之子，汪旭初之學徒，高中畢業生，廿日，

女：

林小霞 汪旭初之妻，妓女之從良者。

賈桂蓮 賈俊臣之女，小學畢業生，十七歲。

賈俊臣之妻 賈俊臣之妻，私娼，三十七歲。

劉富壽 青年，二十歲

鈴木吉三 王金田之舊部下，三十歲。

賈俊臣 有本間諜，三十五歲。

衛安女為生之從業者，三十七歲。

景：

第一幕——汪旭初家密室

舞台後方應左爲通外面之門，右方有廳。左側有門通花正紳住室，右側有門通藏私貨之室，餘則寫字台，沙發，藥品櫃，衣架等應有之物。

## 第二幕——買俊臣家

舞台後方爲通外院之門，並有木格小廳，左門通桂連住室，右門通買妻住室，餘則方木桌，竹榻，小几桌，衣櫃等和雜物櫃灰嚙；劉慶，破敗駭著。

## 第三幕——與第一幕全。

### 第一幕 汪旭初家密室

開幕時舞台上寂無一人，移時，王正寬舉簫而入，形甚詭密，翻箱倒篋，作搜尋狀；窗外忽現林小霞，一擊嬌笑，王正寬失驚回頭。

霞：哈哈，我知道你到這兒來啦！

（正寬反身開門欲出，小霞早已立門口攔住去路，正寬出，又退後數步。）

霞：（警告的）哈！你怎麼調這兒來啦？你先生不是不許你到這兒來嗎？

（指內室）况且老花邊正在那屋子裏睡覺呢。

正：他喝醉了，早就知道。

林小霞：（以後簡稱林）你的胆子真不小，到這兒來幹什麼？

正：你管不着，（歡喜門出）

林：我管不着！時，當心有人會收拾你，

正：誰敢收拾我！

林：我馬上就叫老花出來。

正：你只管去叫，我索性不走了，看他能把我怎麼樣。（退入室內索性坐下。）

林：那我就真叫啦！

黃河月刊 第二期

正：只管叫呀，誰翻你哪！

林：（向室內走去）那我就叫！

正：（冷笑）嘿！叫吧，難道我這性懶鬥。

林：（無可奈何而又多情）你這個人真可恨，難道你不知道……（有多少話說不出來）

正：（冷笑地）你怎麼樣？

林：（嘆氣）啊！（熱情的）正寬！

正：幹嗎嘆氣，你收拾我呀？

林：正寬，我怎麼能收拾你，到是你把我難得死了，（似乎有點眼淚）

正：你還是那一套，一個人那有那麼容易死呢。

林：你的心簡直比鐵還硬，就不能讓我跟你說幾句話嗎？

正：你的話我都聽够了，我告訴你，你的心事是完全知道的，可是我更加

知道這個時候我們不應當談愛情！

林：可是正寬你……（多少話說不出來）

正：林你不要纏我啦！我很有要緊的事。

林：那末，你就不該到這兒來。

正：你不該干涉我的行動。

林：不是我干涉你，實在是你幹的事是很危險的，你先生不是說過嗎，要

是你隨隨便便進來，他就會要你命的。

正：我正因為他不許我進來，我才進來的，我就不知道這屋子他爲什麼

不讓人進來。

林：當然因爲很多發白面的要到這屋子黑進來頭嘍！

正：不對，先生爲着販賣白面才開這醫院，早就和地方上連絡好的，用不

着這種秘密，騙想，恐怕近來一定還有別的事務。

林：那我就說不上啦。

正：呀！你不會不知道吧！

林：正寬，你難道還不知道我的心，我那一案事情鬧滿你，有些事情我可

隨着你不隨你，我要是知道還會不告訴你嗎？

正：可是：據我看先生近來一定是做了漢奸！

林：什麼！他會做漢奸？

正：是的，近來多少人都那樣懷疑他，並且還有人說他家里藏着日本間諜，像近來常來的那個姓鈴的，就不像個中國人，還有花正紳這樣伙也靠不住。

林：你何必管這些閒事呢？

正：閒事！嘩，中國鬧到這步田地，完全是吃了他們這班漢奸虧，凡是一個中國人，都有剷除他們的責任，何況我現在已經加入了游擊隊。

林：啊！你果然已經加入游擊隊了，怪不得你近來忙得什麼似的，

正：是的，我覺得在這個時候，像我們這樣的青年，只有加入神聖的民族戰爭，才是正當的出路。

林：你真多個傻瓜，反正你們學生都是念書念傻啦！

正：傻！（冷笑）妳以為妳聰明嗎？妳別在那兒做夢吧，日本鬼子快要來了，妳這福太太生活，還能夠永久維持下去嗎？

林：正寬，所以我還說你傻，他媽的中國的地方大得很，咱們趁早帶上幾個錢，遠遠兒的一走，不一樣能過日子嗎？

正：嗚！要麼個個人都和妳一樣，中國還會有辦法嗎？（欲走）

林：（留住）正寬，你總是這樣性急，你能不能再等等？

正：我有事不能和你吵囉啦。

林：唉！正寬，你審我只說一句話好不好？

正：那末，你快說！

林：（哀求的）正寬！還是依着我的主意吧，請為國成這個樣子，你，又何苦拚捨性命的去幹那難遊擊隊！——！

正：——！我不願聽這些話，（急走）

林：（急攔門攔腰）我不讓你走！

正：（愠）那須這樣樣子，

林：（更進一步攔腰）我就是這個樣子，

正：妳要顧全你的身份，請你放尊重些，

林：唉！正寬，你道不是存心看着我死嗎？

正：（不語，轉過臉）

林：（嗚咽哀求的，更沉痛）請你想想：我抑了你很久了，好容易辦法兒讓你先生收你做了學生，這醫院里事你確知道，你先生早就愛上了你們的房客的女兒那個什麼買桂蓮，一心想要她，雖然人家還不肯應，他那個性子，早晚總會生法兒弄進來，這要是一過來，把我往旁邊一撥，我是一個富姑娘出身的，自從跟着他，又沒有生下一男半女，

我敢問他們怎麼樣，我在這兒又沒三親六故籠罩我的忙，只有你素來就狠知道我這一份兒苦處，而且這一對雙，把個個人的心都弄得亂七八糟的，誰都只顧自己，誰都露出了原形，你去幹那種游擊隊，又不是正經隊伍，要說生活到那兒都是一樣，起初他那面白面兒的錢，也不是好來的，他既對我無情，我就對他無義，「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我也不喪良心，只帶上他一點兒錢，全不叫你操一點兒心，咱們倆個挑一個安穩地方躲一躲，手裏有個萬兒八千的，還

不嫌咱們倆一輩子的吃嗎？

正：（怒）妳越說越不像話了。（走）

林：（拉住他的手）你這舉一個讀書的人，怎麼聽不懂我的話？

正：（焦急欲辭不得）我懂你的話，妳聽不懂我的話。

林：正寬……聽你這話，我只好哭了！（流淚）

（門外開腳步聲）

正：呀！先生來了，（向門）我得走，（向窗欲遁）

林：（急開門）硬點，別作聲！

正：那不行，他這要過來，（急欲從窗遁）

林：那不行！你還一出去，正給他看見，

（王惶極，向花室走）

林：竹忘了，老花睡在里頭呢！

正：那怎麼辦呢？（林忽然現我袋上的大衣，從大衣袋裏掏出一把鎖匙，急開右室門，此時汪旭初已在門口敲門）

汪：老花！開門！

林：（急開門）這兒！（王入室開從右室內取出一大包海洛英因敲門聲急，遂從海洛英于掉上急往開門，故作鎮靜汪上）

汪：（見林駭）噫！你怎麼到這兒來了？

林：（撒謊）我多來取白面兒來的，

汪：我不是交代過你嗎？這幾天不要隨便到這屋子裏來，要是有人要貨，前而不理還有零的嗎？幹嗎又要取整個？

林：零貨不嫌，飽君三袋三個貨裝得很得急。

汪：可是你為什麼不給說一聲，就自個兒來拿呢？

林：這才怪呢，我來拿貨有什麼關係，難道我偷你的貨嗎？連對自己的老婆也這麼心潮肺的（把海洛英包往旭初面前一丟）給你！一點也沒動啊！

汪：（陪笑）前晚偷得還慶生氣呀？我不過是跟你說一聲，這幾天請妳不要進來好不好？（忽然發覺右門已經開了）噫？你怎麼開的門？

林：怎麼開的，（以鎖匙示汪）這兒不是有鎖匙嗎？

汪：你在那兒拿的鎖匙？

林：你這個混蛋鎖匙不就在你大衣袋裏嗎？

汪：（驚訝）啊！怎麼？（自己罵自己）該死！該死！

林：聽你這股勁兒，這幾天也不知道你忙些什麼？大衣脫了就隨便一丟，鎖匙幸虧還沒有丟，這要是落到旁人手里，偷了貨去事小，怕的就不吃幾天官司也得幾天的麻煩。

汪：好啦！好啦！怨我呀吧！（預備鎖門）

林：（見右室門還開着趕快過去關好）

汪：林幹什麼？

林：你不是要鎖門嗎？

汪：（拖着長聲）好！（居然把門鎖上了）把鎖匙還給我！

林：給你！給你！你還是胡去！

汪：你不給我理，捆在我這兒比捆在我兒保險，特別是這幾天，你盡跟些不三不四的人來往，看你這股勁兒，說不定要落到他們手里去。

汪：你瞧你又胡扯了，什麼不三不四的人，叫人聽見又要我得罪朋友，你不知道這幾天來的人都是爲了正經事。

林：正經事？（諷刺的）噫，我就不相信這塊料能辦什麼正經事，你也不睜開你的瞎眼看看，就說花正紳吧！在天津的時候你和他一塊兒鬼混，他死求白列的想娶我，後來我跟你了，他心裏就不是味兒，你當然不會不知道，現在他忽然趕到這兒來，見了我仍是動手動腳的，還是我當姑娘看，你居然叫他住在這兒，還生怕得罪他，我就不知道你們這羣胡塗蛋，幹幹什麼的正經事。

汪：你別給我瞎扯，快把鎖匙給我。

林：我不給你，（汪趁勢從小窗手中奪鎖匙）

汪：你拿過來吧！鬧了半天，爲了這點小事，就問你？你爲什麼還不到李子衡那兒去？

林：人家不高興去囉！李子衡那傢伙色迷迷的就不像個正經人兒，我看見他就討厭死啦。

汪：你管他胖不胖幹什麼，反正他只要能給咱們辦事不就對了嗎。

林：那你去不去嗎？當嗎一定要我娘兒們去？

汪：你不知道，我李胖子辦事，就非得你們娘兒去不可。

林：我就不知道你這些日子，爲什麼淨和這些人來往，（指花盛）就說花正紳他對那那樣子，你是知道的，他是什麼東西，見了我動手動腳的，還把我當作姑娘看，李胖子又是出名的見了女人就走不了路的人，他倆簡直是一對色鬼，你偏叫我來拉攏這兩個，這是什麼意思。

呢！

汪：（喜笑面頰的）那好啦！你知道他們喜歡這個動兒（稍頓）我就這個意思。

林：你真不要臉？

汪：你們女人覺得什麼？你那兒知道大丈夫能屈能伸，古時候多少王侯將相，多用女人成就了他們的事業（懇求的）妳不知道，現在正是咱們發財的機會，我的意思早就想趁這個時間，好好兒做一點買賣，碰巧碰了老花的介紹，認識鈴木吉三那日本人，人家在那邊兒是數得着的人物，他既然肯幫忙，只要再和李胖子拉緊，幾個人這麼一湊，多不說，還不弄他個十萬八萬嗎？

林：我這不知道，你想發財，還是你就想發財，有了你那寶貝朋友花正紳，並加上一個鈴木吉三日本人，也就够了，幹嗎還要找李胖子呢？

汪：你要知道，這年頭兒做人，有了錢還得有勢，做咱們這種買賣的，又非得和當官兒的連絡不可李胖子！

林：李胖子做什麼官哪，他媽的，他的公字局長早就塌台了。和咱們一樣個個屁，他也算幾個官，我還是官呢。

汪：所以你們總兒們勸勸勸單，妳不知道，要是時間一變，這兒政府一退，他就可以上台做維持會長，我們倒那時候，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們現在趁早和他一拉攏，我有錢，他有力，這地方還不是咱們的世界嗎？

林：你小心點兒吧，外頭很多人說你當漢奸！

汪：哈哈！他們說我當漢奸有什麼惡德，況且就是當漢奸又有什麼關係，他媽的，不當漢奸照樣兒的要錢，當漢奸的也不過是要錢，這年頭兒，撐死胆大的餓死胆小的，沒有錢的難得受罪，有錢就得享福，管他什麼漢奸不漢奸呢？

林：我就不想享這個福，再說我也不配享這個福，你當我不知道，你一個動兒想打買桂蓮的主意，要是把那小妮子娶過來，把我往旁邊一擡，

那才是你們有錢的享福，我們沒有錢的受罪呢。

汪：妳不要聽別人的閑話，咱們幾年的夫妻，我不會對不起你的，林：你用不着澆洗湯。

汪：妳又何必這樣別扭，我知道妳是不會不去的。

林：今天我累死了，就是去也得讓人歇歇一會兒呀？

汪：什麼地方累了？

林：腿！

汪：我給你捶！

林：這麼捶那兒成，你得讓我躺下呀！

汪：（指沙發）那沒你躺下。

林：（躺下）捶吧！

汪：是！是！是！（買上）

買：（買上的）旭初，（汪急站起，買不好意思起來）我！汪太太也在這兒。

買：（陪小心）旭初，啊！汪先生，你先不要生氣，因為你不在外邊，看見這兒門開着，知道你一定在這兒，所以一直就走進來啦。

汪：那兒到這兒來有什麼事？

買：（扭扭地）汪先生你知道，我也是不好意思說的，實在因為這一向戰事鬧得人心惶惶，是人差不多都沒有關心上我們家裏去了，只有你還常到我那兒去坐坐。可是也高難，我老母親又給炸彈炸爛了，實在沒有派兒，所以求你多少幫幾個錢，

汪：混蛋，胡說八道，你沒有見我太太在這兒，你亂七八講說些什麼？

林：（對汪）得啦，你別裝這份兒算了，這不就是你未來的岳父老大人，買俊臣先生嗎？他一個女婿抵人家半個兒子，應該孝敬孝敬，他怎麼

不能到這兒來呢？

買：汪太太妳別挖苦我們了，我們那兒捧得上呢？

汪：（對買）你趕緊給我回去吧！大爺！——

賈：可是，汪先生——（王金田上）

王：（上見僕臣）呢？你居然鑽到這兒來了，我問你，房錢怎麼樣了？

賈：你別上火，房錢我是要給的，我就是到這兒來想辦法的。

汪：（攔僕臣）快給我滾吧！

賈：汪先生你看——

汪：我知道，回頭再說好不好，（買一聲長嘆而下）

王：（招呼林小霞）哦！汪太太！

林：（對汪挖苦地）哦！今天可真巧呀！老丈人走了，媒人又來了，我問你，金田！你給想初說的媒怎麼樣了？

王：汪太太笑話，我一個粗人，那兒能辦得了這種事呢？

林：（對林）小霞！你別再叫我難受了，我聽說你陪了？腿也給你抽了，罵也給你罵了，你快一點到李胖子家兒去好不好？

汪：你看我這樣兒就跑去拜望嗎？你也得讓我先去換件衣服呀！

林：好！那末你換衣服去。

林：（臨下）白面兒我可交給你！我不管啦。

江：好，請吧！

林：（得意地）哼！（搖搖擺擺地下去）

汪：（對王）這兒辦得怎麼樣了？

王：現在已經不成個樣子了，便衣隊的槍都發了，就短的是錢。

汪：這我早就知道了，我是說：你買桂蓮的事怎麼樣了？

王：哦！買僕臣不是到這兒來了嗎？你自己以什麼不當面提一提呢？

汪：我怎麼能當面和他提呢？

王：那有什麼關係呢？你和桂蓮的媽就有交情，再說買僕臣又窮成那個樣兒，那說說一說，不就成了嗎？

汪：正因爲我和桂蓮的媽有關係，所以才不能當面和他提，要是當面一提，他不拿價錢了嗎？

王：那兒憑我一個人只怕還算費事，你要知道買僕臣那小子，不過只是因

爲家，才叫他老婆混，可是他老婆把桂蓮當作寶貝似的，好好的正幾年學，才打發她出開呢；再說桂蓮那孩子上了幾年學也別扭得很，他也不願意跟人當二房，所以這事不大好辦。

汪：（着急）（自信地）不大好辦我倒不相信，一個半掩門家裏的女兒就有這麼大的架子？

王：（把桂地）你別着急，我總有法子給你辦成這個事兒就是。

汪：你有什麼法子？

王：他媽的，他住着那房子，還該着我的錢，我聽着你的面子，不好意思逼着他，他媽的還是還不着錢的話，我就乾脆把他擡出去，那窮小子這幾天天連飯都沒得吃，我一擡他，他再一沒地方住，還怕他不答應嗎？

汪：這法子倒不錯。

王：可是，起初，你也知道我們的情形，我自從不幹偵緝隊已經一年多了。房錢不收上來，戰事打成這個樣子，錢上又不能活動，現在便衣隊的槍都發了，那幫子貨都是要錢的，再說：正寬的媽和奶奶，本來因爲這兒吃緊，我把他們送到河北去了，誰知道河北早丟了，我已經叫她們去了，要是一回來，家裏鬧得更大，所以先問你借個幾百塊錢使使。

汪：錢！我不方便，你先拿一個貨去，太歸歸我，利錢我不要，照目下吃我，（作抽老海狀）這賬頭也總要你花的了，這是我們兩個人朋友的關係，算我借給你私人用的，至於便衣隊的錢，那要和老花商議，可是我正想和你談談，正寬這幾天老不在醫院裏，我很忙，他又是這個動兒，要是這個樣子，有一個病了開出去，有一個病了回出去，我這招牌也不用掛了。

王：可是他老在家裏呀，這孩子這幾天幹什麼了？

汪：大概這孩子，有點不安心吧，你也該說說他那！

王：咳！你不知道，早大不由爺，縱使我說他，他們聽現在我——說什麼，

他這話我聽得，

汪：「是你要，你要知道，自從一發生戰事，很多年輕人都是亂七八糟的。看正寬那脫勁兒，說不定會想些什麼游擊隊，這倒要防備的，王！我看這總不至於，他也該知道，我是睡此地不能混的，他要起那種心是要我的命嗎？」（鈴木吉三偷嘆上）

鈴：花正神呢？

汪：在那屋裏睡覺呢，

王：鈴木先生！

鈴：這樣收這時候還睡覺，（敲花室門大叫）老花！老花！出來！出來！

花：（在內）唔！唔！

鈴：你這樣伙睡嗎睡場像豬一樣，

花：唔唔！什麼事，什麼事！

汪：因為他和李胖子喝兒喝酒，喝得希裏糊塗的，一直到現在沒有醒呢！

鈴：你這個人真不夠材料，這個時候能睡覺，並且還能喝酒，要是這屋子

裏出了差錯，你頂付得起嗎？

花：你放一萬個心，有我老花在這裏，保險萬不會出事兒你急什麼？

鈴：（緊急而底聲）我告訴你們，皇軍離這兒只有八十里地了，說不定今天明天就能進來！

王：是嗎？

花：（興奮地）他媽的，那末我還睡什麼覺？

鈴：可是中國的軍隊這幾天地力量倒還增加了，看模樣兒他們一定要死守這個地方。

花：那怎麼辦呢？

鈴：就是因為這件事，所以我才着急。

王：那末那便衣隊的槍不是會得太早了，我昨天就給他們啦，萬一走漏了

消息，怎麼辦呢？

汪：這不是着急能了的事，得慢慢兒想法子呀，

鈴：那怎麼辦，我們上頭早已下令，限三天之內非攻下這城不可，要是三天之內皇軍再進不來，假我這城的也只好自殺了。

花：（著急）那——那——那——！這個。

鈴：（向花）維持會怎麼樣了？

汪：那沒有問題，李子衡已經答應做會長，委員都是我們這幫子人，決不會有意外的事。

鈴：那末現在咱們的工作，就是擾亂他們的後方迎接皇軍進城，最重要的，東門城角上有一個中國的火藥庫，他們的司令長官也確實住在那附近，現在就需要一個人那兒去放一把火，把這兩個機關一破壞，他們就自然支持不住了。

花：那末，金田！你去便衣隊裏去挑一個人去放火吧！

王：（為難）這個人可不容易找。

汪：放火的事，倒不容易，也說花幾個錢能買這麼一個人吧？

王：（為難）放火的人——（想）

鈴：（驚惶地）怎麼連一個放火的人都這末難找，可是這件事要做不成，那我們這一個多月來的心思算白白費了。

花：（向王）實在沒有人肯幹，就叫你兒子正寬去幹吧？

王：（更為難）可是這孩子剛抵粵很。

汪：事情也不會這樣絕對的，我想這個人總可以想法子找出來的。

鈴：李子衡怎麼還不來呢？

汪：我女人正預備請他了（叫）「小霞！小霞！小霞！」

花：這事小霞去能成嗎？

林：（上已換衣）你急什麼呀，我正在找那件咖啡色印度調的袍呢？

汪：怎麼這個時候你還打扮呢？

林：你不是說要這個功兒嗎，喂！我們女人沒有衣櫃和人家拉攏嗎？

花：這是最重的事你怎麼叫小霞去，你就不能自己去嗎？你趕緊去去。

汪：好，那我就去，找你們女人真麻煩（預備走）

鈴：（對王）那末你就去叫人放火。

王：那我負責，可是起初，你的東西這時候就給我吧，這都是要錢的事，

汪：好，我去拿，（走向暗門取匙開門）

林：（慌急回汪）你去幹什麼？

汪：我拿東西呀！

王：就是我剛才問起初要半個貨。

汪：（已開門將入）

王：貨，何必再去勸那整個兒的呢？把剛才我預備給老三的，折半個給

金日，不就成了嗎？

汪：那也行（接貨折貨）

鈴：那末你們上緊點兒吧，我現在立刻要出城晚上再來，這幾件事，今兒

晚上務必都辦妥當（走）

花：那末你們兩個也趕快去辦事吧！

汪：這要多大工夫，等還分完，我就走。

花：快點！快點！一個人辦事應該先公而後私，像你這樣，先私而後公還

像個做大事業的人嗎？

汪：是的爲天下蒼生計，你看我這兒不就走了嗎！

花：這，你才像一個堂堂的維持會的委員呢！

林：（對花）那你爲什麼不和他們一塊兒去？

花：（對林）似使人有來，難守着這屋子呢？要是都走了，這屋子不是太

空了嗎？

林：你要是有正經事，我特在這屋子裏耽擱一會兒也行。

花：我現在沒有別的正經事，除非陪着你。

林：耐着，你不是喝醉了嗎？還是睡你的覺去吧！

花：我現在一點光都不醉了，我一見她一肚子的酒都醜了（醜態百出）

汪：（上）

花：（待其語氣）本來一個能辦點兒事的人這一點酒，那兒就能喝醉呢？

汪：（嘆不見）小霞，你還不上前頭去，以後沒有事不要到這屋裏來。

林：你只管走好了，難道你還防備你自己的女人嗎？

花：你走好了，我有在這兒。（汪下）（花眼）（林去開暗門）

花：（上）這會兒可盡剩下我們兩個了，小霞你還忙什麼呢？

林：我是當心這暗門起初剛才開了鎖上，裏邊還藏藏着貨呢！

花：嘿，你真成了一個標準太太啦，可是一個標準太太也得知道一個朋友

的重要呀，好比說，沒有你林小霞，再花正紳就不能和他汪旭初成朋

友，沒有我花正紳他汪旭初就不能娶你林小霞，你林小霞就享不到那

汪旭初的福，可是話說回來啦，我花正紳要不是爲了你林小霞，他決

不會到這兒來找他汪旭初，他汪旭初就不能娶你林小霞，你林小霞就

享不到他汪旭初的福，可是話說回來啦，我花正紳要不是爲了你小霞

也決不會到這兒來找他汪旭初，他汪旭初要不是爲了你林小霞也不會

我花正紳在這兒住，可是花正紳要不爲了你林小霞，也不願意幫他汪

旭初辦這份兒財，總而言之，他汪旭初要沒有我花正紳他絕不能混成

這個樣，我花正紳要不是爲了你林小霞也不會這般子勤兒。可是你林

小霞我花正紳他汪旭初這話該怎麼說，我可是越來說越糊塗啦！小霞你

聽這怎麼辦吧？

林：你在這賣嘴啦，你這一套，我早就聽膩啦，（想走）。

花：別走啊，你還會兒倒忘了那暗門沒有上鎖了。

林：候你說，他汪旭初走了，有你在花正紳在這兒我林小霞在這兒幹什麼呢？

花：（阻止）你別和我胡扯，今天暗門得繼續看好兒談一談，

林：這談什麼，你不是說來說去還是那一套嗎？

花：當然還是那一套，要不我爲什麼不在北平過過太平日子，要到這兒來

受這洋罪。

林：那你活該！你不是來做買賣

花：做買賣我到這戲園裏來做買賣不是大壞了嗎？

林：那你覺得不值，就回你的北平好啦。

花：哼！回去，你說我這樣白白地回去嗎？

林：那你是白說，要想我和你一塊兒到北平去是做不到的。

花：（懇求地）可是小霞，我話已經說到這兒，你還是不答應，簡直太無情了！

林：我已經對你說過多少遍了。我已經是從良的人啦，怎麼還做這樣的事呢？就說依了你到了北平，見了一般老朋友，也得會被人笑死，我是沒有什麼關係，你的面子也不好看。

花：他媽的，這時候還講什麼面子，現在的北平已不是當初的北平，一般老朋友都改了脾氣了，幹這種事兒多着呢！

林：我可改不了這個脾氣！

花：那末你總得替我想，我北平好好的事情不幹，寧可在日本人那裏討了差事得了很大的險到這兒來，上頭是飛殺大砲，週圍都是偵探，稍微大意一點，就會送命。想簡直不是人幹的活，你知道我是舒服閑散慣的人，就說身體強健也已經不如當年，外頭撐着，心裏急著，跑到這個地方來，這難道真的爲了發財，爲了做官，爲了這種見不得人的買賣，爲了他媽的日本人，無管好歹，說句良心話，我總是個中國人，來做這對不起天，對不起地，對不起祖宗的事，爲來爲去還不是爲了你？得了吧，這份金我貼不上，爲了我，那是你自己願意的，我也沒有逼你呀？

花：小霞，你真想想我這算對得起你啦，我當初在你身上花過多少錢？

林：那是當初？

花：我就說的是當初，當初你在四喜班掛牌子的時候，你談了一屁股的帳，眼看着紅不起來啦，我即刻給你還了五千塊錢的帳，又給你拉了一幫朋友，就說汪旭初也是那時候我給你拉的，你當初就答應跟我的，可是汪旭初小子就一點交情也不講，在你身上前後也不過花了千把塊錢，你居然一轉臉就跟他了，兩人一拔腿就跑到這兒來啦！

林：那是我願意。

花：那你當初就不該答應我，

林：可是我現在已經從良啦。

花：我現在已經趕來啦，要你跟我回北平，

林：好馬不吃回頭草，辦不到。

花：辦不到，那就有法子，叫你辦到，老實對你說，你不要以爲是汪旭初，就抖起來了，你要知道，汪旭初的性命也在我手裏，眼看那邊的隊伍就要進來了，我叫他活他敢活，我叫他死，他就得死！我叫他把你讓給我他也得拱手讓給我，那時就是你自己願意跟我回北平，也許我還要你呢？

林：你這話嚇唬不了我，就是日本人來了，也管不辯這種事？

花：少說廢話，你一天到底答不答應？

林：不答應。

花：（舉出手槍）那妳非答應不可，

林：你越這樣，我越不答應。

花：（見有轉機）（又加思索）你這人可真難辦，軟的你好吃，硬的你不聽，怎麼你才能答應呢？

林：（有點軟化）你要知道，這不是我答應不答應的事，我就怕你嘍吵得什麼人都知道了。這樣就罷了嗎？

花：（得意）哈哈哈哈哈你也不硬不過他去（指手槍）可是我也不是傻瓜，你想我現在到底捨得把你打死了嗎？（把槍給小霞）妳看這裏頭，乾脆就沒有子彈。

林：沒有子彈（視槍）可是光憑這玩意就够嚇人刺了。

花：你現在還駭怕嗎？

林：怎麼不怕，裝上子彈還是一樣可以殺人。

花：那末連子彈也交給你好不好？（取出兩排子彈）

林：（不客氣）拿來，

花：給你（把子彈給林，林打算把子彈裝到槍裏去，花見狀急有所悟）別



# 寧寨血戰記

解紛

在第二期抗戰過程中，敵寇因為前線軍事進展困難，更加強了政治的進攻，企圖實現它「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陰謀。它們進攻的步驟，是以軍事為前導，以經濟為目的，倘若政治上的得到勝利，而經濟自然要落在它們手中了。因為敵寇加強了政治的進攻，在二十八年的春天，山東河北淪陷的縣份，依次地相繼淪陷，甚至於許多重要的鄉鎮，都為鬼子所佔據。我方的正規軍和游擊隊，因為沒有重武器和充足的糧藥，更爲着避免無代價的犧牲，先後退出了這些城鎮，撤離了鄉村裏，繼續與敵作鬥爭，但這些它們的據點，被敵寇佔領之後，使它們的政令不能推行到這些地方。這種戰略的運用，使敵人的據點成了死腦，敵寇變成泥中之蠶，他的政治陰謀也隨着失敗。敵寇要擴大它的偽政權，統治我廣大的民衆，以達到它們的政治目的，勢必與我正規軍游擊隊殊死戰，企圖把我們的抗戰隊伍肅清，但敵偽的兵力，又甚薄弱，每縣的抗日部隊，其數目比敵寇至少超過五倍以上。每次向我進

犯，多是狼狽而歸。敵寇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又想出進攻的計劃來，所謂「分進合擊」便是敵寇軍事上的對策，把許多據點的敵寇，事前集中

在一點，然後向我軍進犯，企圖將我主力一鼓滅。這個計劃，誠然是有利於它們的；但執行的結果，依然是一敗塗地。因為老百姓是遊擊隊的耳目，當它集合時，我們已經很清楚地知道它的人數多寡，和戰鬥力的強弱。如果它慢於我們，我們便立刻離開原防，使它撲空而返；如果我們佔優勢，便可設法將它殲滅，收一勞永逸之效。寧寨戰役，便是敵寇運用「分進合擊」戰術的例外，也是我軍運用陣地殲滅戰的一幕。

## (一一)

寧寨是山東樂陵縣西邊境的一個村莊，寨牆已被某路軍徹底破壞了，寨中住着二百多戶農民，寨外是一帶平原。西南五十里接河北寧津，東距樂陵縣四十里，而附近有些鄉鎮，如車面二十里之黃夾鋪，南面四十里之善化橋西面十五里之黑樓家，都有一部份偽警察。六九軍新六師的司令部，駐在寧寨，特務團駐在寨北

動！先把槍退給我，（過奪槍來）

林：聽！幹麼，這麼多心懶肺的，難道我還打死

你嗎？

花：（掩飾地）什麼話呀！我就是給你打，你也捨不得？

林：哼！那可說不定？

花：得了吧！小霞！別叫我難受啦！（拉小霞手）

林：（花！你不許胡鬧，

花：誰跟你胡鬧啦，你不是已經答應我了嗎？

林：放屁！誰答應你啦，我根本就沒答應。

花：什麼？（氣得說不上話來）

林：我就是不答應，看你能怎麼着？

花：（大怒）什麼？你不答應也得答應走，（扯住小霞指其空）到屋子裏去（死扯住小霞小霞持扎着）

林：（大聲向暗室喊叫）正寬！正寬！（王正寬從右室出，花見正寬大驚，忽然以手槍逼住

正寬）

花：姓王！不許動！（正寬見手槍大驚）

林：正寬，不要動，那是空槍。子彈在我這裏。

（示子彈與正寬，正寬抓住花正神與之扭打，結果爲正寬抓住）

正：你們這一羣漢奸，原來你就是主要的，你還在這兒無法無天，強迫我道，你們的計劃，我完全都知道啦，走！到警備司令部去。

花：好！我跟你去，可是你別忘了你爸爸也是警備司令部的委員，長衣的隊長，要送把我送到警備司令部去，你爸爸也得陪着槍斃。

正：（鬆手）呵！

# 火炬到西北！

(一)火炬到了西北——元澤巡警黃河照應一編。

黃亮作



(二)長安成堡壘，該冷靜地，我們應付敵人！



二里的小吳家，第一營駐在寨東三里的魏莊，第二營駐在寨南三里的楊保家。新編十三旅的第一團駐在寨西三里的魏家莊，軍區分駐在田家、崔家、曹家和生張家。第一旅只率領第二營，分駐在寨西的五福家、鄭家、魏莊、南潘莊、常家莊、碾橋家，防線拉成一個十五里長的半橢圓形。此陣地口口擊擊防區，處有駐隊伍，其餘各團，皆活守在吳橋以北和樂陵以東，與司令部距離很遠，新六師久駐寨家的原因，是在觀望軍委與吳莊了。

## (三)

六月二十五日的早晨，有寧津男子百餘名，附兩門，向十三旅一團的防區進犯，但進至半途，適遇到伏兵，死傷十餘名，倉皇回竄。到了過午，各地的偵探與交通站人員，紛紛報告。說南皮、東光、吳橋、滄縣之敵，約五六百名，附兩門，集中在寧津、魯子、善化橋；更據鹽山、惠民之敵，約千餘名，附兩門，集中在樂陵、東光、吳橋一帶，企圖不明。師部接到這些報告，總參謀部即會商，在議席上，有人主張「不打硬仗，立刻移防。」理由是，彈藥缺乏，且沒有重武器；但還假提議，立刻被否決了，理由也很簡單，即是「不能無代價的放棄我們的根據地。」「如不給敵人以重大打擊，我們退到那裏，敵人也要跟到那裏。」主戰的馬上得到全體的擁護，於是決定了一戰。「接着又討論應戰的

辦法，決定把主力配備在東面，白天只採守勢，以騎兵連作預備隊，待敵力已疲，黃昏反攻，不難得敵殲滅，部署既定，只待明天與敵斷裂了。

## (四)

二十六日的早晨，院子裏響出了蕙微的鳥光，雄雞還在長啼，偵探回來報告，說寧津、樂陵的敵人都已出動，向我進犯。防線未了，轟然一聲！砲火四面響了，這聲又聽到偵探團的警會，知連敵人已進犯我一旅二團了。半年以來，敵門已成了家常便飯，大家聽到砲聲，一點也不驚慌，只是把政治部的幾位女宣傳員和十幾個少年隊，避到北街三里的五福房安穩。

西面的砲聲，不斷的連發，其中有兩門野砲，聲音特別巨大，寨家中的婦女驚動，紛紛地出了四門，向西北方逃走。家中只留下壯丁，準備藏蔽和糧食。不到半點鐘，一旅的報告送來了，知道一旅二團，半夜多在龍莊西南的這旁，埋伏下一排人。在早晨五點鐘的時候，鬼子的先頭部隊趕到，距離只六十公尺了，伏兵一齊射擊，敵猝不及防，已死傷大半，其餘的伏在地上與我對峙。我見任務已得，從密道中退回龍莊。及鬼子大隊來到，旋即猛攻龍莊，我據工事堅強抵抗，鬼子兩次衝鋒，均被擊退，敵敵不過六百。附兩門，決定予以嚴重打擊。我們知道，守龍莊的是第二營，營長陳遠是有名的勇將，他聽着敵寇發出這大的代價，決不能放下龍莊。但

(三) 有一條南山，青年朋友，不要以為它老朽了！



(四) 這，正月幡于北的「六盤山」青年朋友正好潛伏着把它踹發！



(未呢)

第二卷

敵人也很狡猾，攻龍莊兩個鐘頭不下又轉移了目標，備留下一部份攻龍莊，其餘分兵進擊鄭家，南潘莊，洋古家，碼頭家，時五個村中的槍聲響成一片，但陳營長因頭部受傷過重，不能動了！臨死時囑咐左右人說：「埋我時要面向東北，我們要誓死收復東北的！」對家事毫不提及。

(五)

時間快到九點了，西南兩面的砲聲，漸漸稀薄，但司令官所顧慮的問題，並未減輕嚴重性。因為東面是敵人的主力所在，四面進攻，只不過是敵人「擊東擊西」的狡謀。果然，不久敵從東北繞了過來。它們之所以遲遲其來的原因，意在乘我之疲；但東線的士兵，並未受西線的影響，敵人的估計完全錯了。但來勢却非常兇猛，它越發東線的砲聲，直撲李寨。轟着五十輛大車，車的前後堵上麻袋，鬼子伏在車箱裏，遠遠望去好像運糧的貨車，這是敵人的慣技；但我們的戰術，敵人不知近二百公尺，決不發槍，漸漸地鬼子走近了。事發前線的射手，十二挺機槍，一百多支步槍忽然齊發，鬼子在車箱裏一時躲不易回車，但拉車的牛馬，趕車的農夫却忍受不住了。農民嚇的伏在地下，牛馬蹄着亂竄起來，五十輛大車向前倒下奔跑，架轅的牲口被打死了。前轅仆倒地下。這時候鬼子手忙腳亂，溜下車來，伏在地上，與我對峙。它們後據部隊，又被砲聲牽制住。連連鬼子的砲兵，在龍莊的東北，開始向李

寨射擊，和槍聲混成一片。李寨的逃竄到虎浮屠白色的雲霧，司令部及各處的馬匹騾子，都集合到寨子西門外，高師長下令，把非戰鬥員一齊送到魏家巷去，獨自和參謀長參謀以及幾個副官，走到李寨西門外的壕溝裏。高師長手裏拿着一張軍用地圖，指揮着下命令，將令兵的馬和偵探的車子，穿梭般運來往增跑。師長道：「走到李寨巡視一遍，回來又蹲在壕裏，他自言自語地說：『今天打不敗鬼子，我在這裏決意不動了！』」說完，叫傳令兵點一支香煙，含在嘴裏，悠然地抽着。

但無情的砲火，不斷在那裏迴響，久旱的天氣，已是半年不落滴雨了。天空的烈日，照着一片白地，秋苗雖然有出土的，但不久又被太陽晒乾了。當每一顆砲彈落到地面時，塵土和硝煙立刻捲成一條煙柱，矗立天空，不久又被熱風吹的無影無蹤。戰馬初聽到砲聲，便狂奔着要跑，以後漸漸地沉靜下來。傷兵有時從寨的西門於邊到五紙房去。轟聲一聲！一個巨形砲彈，落在壕溝的沿上，壕裏進的滿坑滿土，大家起來互相勸着「炸燬了沒有！」最後發覺一個傳令兵的腿腳炸傷了，鮮血流到脚面上，同鄉被送到五紙房去，但大家依舊蹲在那裏。忽然東線的槍聲緊密起來，是龍莊第一營與小吳家的第二營向敵夾擊了。李寨的學生連，也奮勇出擊，衝出東門外。鬼子受三面夾擊，不能支持了，轉着腰向後逃竄。可惜空中砲煙掩蓋了它們，沒有全部殲滅。

，但已被擊死大半了。不經行動的大車和死屍，全都丟棄。學生連因為奮勇爭先，死傷了十數人，內中有秦氏弟兄，同時犧牲了。他們是不滿二十歲的學生，慷慨赴難，視死如歸，尤足為青年的模範。

(六)

敵人進攻麥河的失敗，吃虧在臨莊小吳家守軍的英勇，當它們撤回之後，立派又調移了武器，以一份份傳攻小吳家，以要索割，一部份監視麥河之楊家，集中全力進攻臨莊。守軍莊的軍一營官長楊少英，個個又是一位抗戰到底的民族英雄，據說，他今素作戰，未曾向長官投降過，「有多少人，有多少敵人。」便走他的抗戰道路，他平日很少言笑，勤於治兵，故他還富有極嚴格的稱號，這次敵人進攻臨莊，正是棋逢敵手。

當敵寇用七八門大砲轟擊臨莊時，村中是鴉雀無聲，好像一座空寨。原來楊營長把一營兵都藏在寨牆底下

的土洞裏，只留少數的在牆上守望，一任鬼子的砲火怎樣猛烈，却很少能傷到人。只是村中的房子打了個七零八落，還有幾處中燃彈彈起了火。打了兩個鐘頭，消耗了幾百發砲彈，仍不見動靜。鬼子不耐煩了，選了一百多個敢死隊，肩着梯子，在機槍大砲掩護之下，向牆衝鋒。這機一舉，正給我們一個破敵的好機會，當它們走近寨牆一百公尺的時節，寨牆上的機槍步槍突然齊

發，在這突擊的剎那間，早有一批鬼子流血仆地，但鬼子決不示弱，仍然繼續向前衝，剛到牆邊，還沒把梯子放到牆上，寨牆上的手榴彈，似冰雹一般地扔下來，結果大多數的鬼子仆到牆邊，只有極少數的竄回去。寨牆上的戰士，一陣鼓掌，接着又是一陣笑聲，他們高聲喊道：「小鬼子！再來一次！」但倭國的軍閥，爲着空頭人的升官發財，爲着夜郎自大的皇軍面子，決不肯

廿九年二月二日海上對雷

沒盡睡穩故國志云孰能甲也

遊陬兒我藉略無前古倘兒能

柳下琴則

子

輕易的想這一羣冤鬼的。於是第二批的衝鋒隊，又照舊衝上來，但是依舊的被洩滅在寨牆的外邊。連指揮員一時高興起來，喊道：「大家唱個歌好不好！」官兵一齊答覆說：「好！」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嗚呼抗日的弟兄們！  
勝利的日子来到了！」

我們的歌聲，和鬼子們的砲聲，遙相應和！敵寇見砲轟失敗，又變更攻勢了，遂集中大砲的目標，射擊寨牆的一面，不到半個鐘頭，把寨牆打倒了四五丈。我方的士兵已不能在寨牆上立腳了。楊營長知道寨牆不能守，就極極地佈置巷戰，搬槍移架在屋頂上。和巷口內，自己帶領着一排人，緊緊地守住寨牆缺口，並且對劉營副說：「如果我是不幸戰死，你仍要領導弟兄們，堅持巷戰！」

一陣緊密的槍聲，鬼子向寨牆缺口衝來，缺口內的槍聲，也予以還擊，但敵寇許仆後權，有進無退，我方的手榴彈雖然放出去，但敵人的手榴彈也逐次投進來！缺口處滿是煙塵，對面不見人影，敵寇乘勢飛進寨內，營長被手榴彈炸倒了，敵了壯烈的犧牲！守口的士兵也死傷大半，剩下的退到村裏去。當敵寇衝到村裏時，却見不到一個人影，正驚疑間，炸彈從屋頂上投下來，機槍從門裏發，短牆上射出來，喊聲震動，早有幾十

個鬼子仆在地上，最後它們都爬進寨牆裏面的壕溝裏，死傷枕藉，那時天已近黃昏了。

(七)

奉者，自從將敵寇打退後，高師長便派兩位參謀視察西南兩線的防務，據回報稱告說，兩線的防務，都很穩定。下午五點了，估計敵人已疲憊，遂下令六點開始反攻，六點到了，黃昏隱罩了四野。守楊保家的第三營團營長，率領着兩連弟兄衝出村外，迂迴到魏莊的南面，小吳家第二營的王營長，率領着兩連弟兄，衝出寨外，迂迴到魏莊的北面，這時南線和西線一齊反攻，槍

聲炸彈聲響成一片，魏莊寨外的手榴彈，隔著寨牆向裏面亂擲，寨內敵軍見援軍已到，更從巷裏衝出來。一陣殺聲，驚天動地，鬼子受到兩面夾攻，狼狽地向東回竄，我又追殺一陣。南線和西線的敵軍，也同時被擊潰，我俘獲許多戰利品，掃清戰場，當夜移駐在北面十斤里之水都官莊。敵寇也竄回秦陵李津，各自奔回老巢。

這次殺仗的結果，我傷亡官兵約二百名，敵寇傷亡三倍於我，總算以少數換得多數。只可惜魏，楊兩營長同被犧牲，令人感到無限的惋惜。但敵酋紅本大隊長及其他四個敵酋，亦同被擊斃，也可以少掃蕩去了。(完)

徵稿簡約

- (一) 本刊除約稿外，以下各欄均歡迎投稿。
- (二) 文藝理論
- (三) 小說
- (四) 詩歌
- (五) 劇本
- (六) 雜著
- (七) 通訊
- (八) 各地新聞
- (九) 讀者來信
- (十) 徵求者
- (十一) 遺失聲明
- (十二) 尋人啟事
- (十三) 尋狗啟事
- (十四) 尋貓啟事
- (十五) 尋馬啟事
- (十六) 尋牛啟事
- (十七) 尋羊啟事
- (十八) 尋豬啟事
- (十九) 尋雞啟事
- (二十) 尋鴨啟事
- (二十一) 尋魚啟事
- (二十二) 尋鳥啟事
- (二十三) 尋獸啟事
- (二十四) 尋蟲啟事
- (二十五) 尋草啟事
- (二十六) 尋木啟事
- (二十七) 尋石啟事
- (二十八) 尋土啟事
- (二十九) 尋水啟事
- (三十) 尋火啟事
- (三十一) 尋風啟事
- (三十二) 尋雨啟事
- (三十三) 尋雷啟事
- (三十四) 尋電啟事
- (三十五) 尋磁啟事
- (三十六) 尋電啟事
- (三十七) 尋光啟事
- (三十八) 尋熱啟事
- (三十九) 尋寒啟事
- (四十) 尋暑啟事
- (四十一) 尋燥啟事
- (四十二) 尋濕啟事
- (四十三) 尋乾啟事
- (四十四) 尋潤啟事
- (四十五) 尋燥啟事
- (四十六) 尋濕啟事
- (四十七) 尋乾啟事
- (四十八) 尋潤啟事
- (四十九) 尋燥啟事
- (五十) 尋濕啟事



# 春禮勞軍歌

日本強佔了滿  
帝國主義進舞擊  
被敵人殺七千萬  
兩國敵目一比殺  
我們抗戰二一年  
整軍兵力無法增  
空軍軍火海難並  
小兒今年預算數  
公債發的大荒唐  
餓殍更滿滿道  
內閣倒的沒意味  
張氏至一下不緊  
敵國之內亂極末  
夢續續况敵難支  
我們抗戰成績好  
前鋒拚命與敵戰  
敵行滅國皆戰士  
我方得度平安日  
財產剝奪得保全  
敵區則亂田田  
敵地區域我失出  
痛苦日子將結束  
爭來幸福我們享  
我們用何答厚情  
你對我且個不說  
你嫌嫌我我喜喜  
姑娘小姐製新衣

要領爾佔這亞東  
妄想把武中國破  
我們四萬五千萬  
六分之一地還少  
敵死已過一百萬  
侵略人民反與爭  
美國不賣萬里金  
一百三萬萬何零  
二百萬萬還有強  
五十七萬還有加  
個個都成短命鬼  
大家起來到處殺  
農民要割大喉嚨  
崩潰不久成事實  
全領武裝請同胞  
後方青年上陣線  
馬國國民莫憤死  
正我軍血戰時  
血肉長城似鐵堅  
全黨官兵在將戰  
不久即將要收復  
武裝同志爭幸福  
這個道理好不好  
閉眼睜眼想一想  
試試目前這春節  
大人喜來孩子笑  
太太想着要莊劇

又打牌來又喝酒  
今日正在補後敵  
要把無益消毫錢  
力量用在抗戰上  
若送春禮為勞軍  
官兵本不望禮物  
我們換了摸良心  
送禮做勞軍最好  
請君真作等閒看  
我者前方去奮戰  
攻的不穿穿統  
政的不好穿統  
說萬吃米說萬穿  
可是精神還一面  
要是春節送如體  
我又見我傷兵院  
急著傷口趕快好  
這們心念神不安  
讀書督辦新兵隊  
精神講話去迷睡  
入營不久未習慣  
還有送肉入大營  
還有戰士心大營  
父送子家妻送夫  
我們不但送送禮  
要送錢打釘  
當兵一家都榮譽

團裏事情不該有  
習慣應該大改革  
帶着將士不用說  
屢步作文我主張  
報了恩來安了心  
努力殺賊為本勤  
不能以士裝餒餓  
鼓舞軍心力不小  
再聽我來表一表  
士兵情形親眼見  
他苦無恨又無怨  
歡天喜地上火線  
這些事情看得淡  
渴嗆後方去慰念  
心裏痛快不可已  
傷兵床上苦思念  
好了還是上前線  
送禮有如送仙丹  
吃苦耐勞第一位  
提起鬼子才咬碎  
他揮金着過舊歲  
新兵會得才是味  
我們不圖誰來顧  
有國無家堪佩服  
運州運來來告訴  
要送好漢才當兵  
才算國家一精英



馮玉祥

說到這裏才想起  
我們在軍中訂約  
實地他來又實地  
他祖宗宗宗寶蓋  
他說我們不合作  
四萬萬人心一樣  
我 再苦諸同胞  
要給親友送節禮  
別也名子把禮獻  
不跟窮來不跟富  
隨心動心甘願  
同心短快脫了  
隨地不同方式我  
換方可以大講賽  
一團軍民同樂會  
又陣軍民同樂會  
戰區同胞派代表  
槍林彈雨不怕  
總動軍隊打不仗  
總動名軍都注意  
以作伴則來提倡  
國同胞都參加  
鄉村土紳有禮節  
學生唱著金錢反  
實家們們們們們  
三百二百不後話  
送錢送物請天吧  
二月十日那天吧

汪逆兆銘東其西  
他領兵去取取勝  
寶國寶場太稀奇  
上天他下實實氣  
他說賊賊賊無底  
我們人心更更奇  
擁護 統帥一到底  
今年改改改脾氣  
他可道了笑嘻嘻  
送少送表心意  
有誰來逼迫你  
莫要推東又說西  
你送三來我送七  
你送心來我送心  
又戰心來又戰心  
一連送到戰場裏  
這等禮物更新奇  
勞軍運動更新奇  
運上方解脫苦及  
勞軍運動更有禮  
推動民甲不費力  
民甲聽了心樂意  
賺錢完全用十力  
我送給上萬八七  
送樂鞋鞋也可以  
送禮會上押名題



# 北征之曲(上)

## 虛篋吟

### 發重慶

(越調恁闌人) 昨別元戎今出征，通連門前行未行。看天華已鳴，舉嗚天鼓請。

### 沱水夜渡作短柱體

(越調天淨沙) 行擬虛水短奴，重邊已擁窮冬，潮涌漁燈暗動，曉風寒重，望中燈弄春紅。

### 劫後成都

(仙呂遊四門) 停車夜宿錦官城，重向御街行。暗中空想樓台氣，荒園獨心驚，塵，血債記分明！(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被炸)

### 蘇廬聽賈著者唱道情

(越調夫淨沙) 燈前漁鼓傳情，木皮蘭板丁丁，狀似沙鷗夢景。未敢先唳，停盃四座無聲。

### 車過桂湖不入因憶庚午春日之游

### 春日之游

黃河月刊 第二期

### (雙調河西水仙子) 聽陽會賦桂湖詩

，風雅一門共此制。(楊廷和父子，慎夫婦，皆詞人也。)重來只不見劉夫子。(謂鑑齋誦陶情曲幾支。)

### 過德陽姜孝子故里

(雙調河西水仙子) 孝農坊橫漢萼詩，想見安安負米時。躬勞我未報猶人子，念親恩，魏在斯。

### 白馬關龐士元祠墓

(仙呂游四門) 同心匡復漢山河，謹慎武侯多。繁錦臣統才何大，無命奈天何。過落風，此劉坡。

### 蘇陽逆旅

(越調寨兒令) 呵視出，補關箋，讓中北征經古縣。星月寒天，風雪幾年，明日劍門前。少陵樓下落難，放翁驢背討薪。挑燈吟草檄，倚枕拆書箋。眠，冷透五更氈。

### 梓潼督柏

(越調恁闌人) 貞幹參天忘歲年，飽閱



# 過太行山

業翼

昔師魏武苦寒時，今日望臨太行道。豈惟一車輪扁之備一，兼旬攀登。

幽令行人整欲老！萬里封命越太行，山徑崎嶇塞坂長。中經林懸涉洪水，亂山嵯峨綿千里。高峯突兀凌碧霄，巨壑蜿蜒不見底。棧道一輪盤山腰，雲垂雪霽北風颯！三百健兒奔下馬，手引馬頭附馬尾。上穿白雲下臨水，馬小如羊人如鐵！七里棧，天井關，山險水急徑崢嶸。萬壑千迴聽白日，水銀電道飛流泉。長時壺關正惡戰，

倉桑峻谷邊。風烟連八千，孤蒼禁柏前。

（明）劉史李璧從管柏樹約八千株，自瓦子壘至老土地。時禁砍伐，謂之禁柏，土人讀禁者今。

### 宿劍閣

（中呂紅繡鞋）

孤玉山中鄧艾，重陽亭下摩崖。（顏真卿書中興頭）迴車晚向劍州來，未知雲起處，尙有鶴鳴衰。又兵戈三四載。

（聽雨軒留筆乘）（盧誰書）聞溪水爲誰名？曾無小關跡聞鈴。重於家國事，不在女兒情，耐思量冬夜水。

### 出劍門關

（中呂醉高歌）

劍鋒上與天齊，船壁旁生豹齒。出關一怒張青臂，大笑從戎去矣。

### 白水獻黃金

（雙調摺郎兒）

早淘金，晚淘金，白水手換金。一寸黃金一寸心，只朝朝來浸，唱一支白水獻黃金。

### 廣元問皇澤寺垂圮矣。

（寺稱武則天廟）

（越調夫淨沙）嘉陵兩岸風沙，利州

城郭千家。一寺巖無片瓦，武家天下，路人誰問嬌娃！

### 明月峽

（正宮白鶴子）

東川無此峽，大轆曲如弓。行客向南來，請入朝天壘（峽近朝天壘）

### 甯羌遇雪

（雙調摺郎兒）

雪霏霏，雪霏霏，雪白樓榭。飄飄城下雪沾衣。映七盤山美。把酒盃炊餅蒸藜肥。

### 沔

（南雙調玉抱肚）

西山天鵝，讀書台柴門草蓋，供祠堂羽扇輪巾，冷墳丘夕下牛羊。兩城合抱沔沔蒼蒼，回首成都八百桑。

### 石門棧道

（雙調清江引）

峽巖石門棧棧古，隨在嗟行旅。先民踏草屨，開闢管辛苦。巖巖漢唐追夏禹。

### 廟台子留候辟穀處

（中呂四邊聲）

紫柏斜。誰說丹砂，且引退功成暇。秦家，漢家，只博淮陰聲大！

砲聲響落山谷間！曾經百戰灘頭看，早將生死付等閒。

穿晉城，向河，層巖走馬草草狂。前城王壁若在望，問肯險路皆尋常。

斯民何日躋平康？驅除倭寇國威揚！壯士飲馬長城地，三軍嘯歌黃龍黃。

橫刀躍馬鴨綠江，重聚山河金湯固。再見世界公理彰。

此行足樂不足傷，五龍口外橫沁水，長天漫漫野茫茫！

二九年，二十五，於河陽。

### 代郵

劉黃海先生：昨致函寄四國學報第三卷，傳達並無此人，請示真姓名及通信處俾便寄奉稿費通知單。

劉宗慶先生：等稿收到可應登一部份，請示通達地址，俾便將原稿奉送，請將原稿寄稿紙寫，勿從左邊寫。黃河編輯 宗啓



# 大時代中成長着的女兒

程少懷

## ——送淑兒赴前線——

淑兒！

今天你脫下了旗袍，

穿上了戎裝；

從閨門

走上戰場。

你彷彿一隻

迎着春光的小燕，

從你那天真而英氣勃勃的姿態，

便顯出了大時代的光芒。

你今天離開了家庭，

離開了你的爹爹媽媽

和弟妹，

走向了另外一個新的環境，

你心靈上也許有點懷憶，

感覺着脫離社會的孤單；

但你不害怕困難和害怕呀，

你應該更勇敢些，

更堅強些，

像一塊鐵投入了洪爐，

鍛鍊復鍛鍊。

是新中國的兒女們，

應該從艱苦的時代裏面生長，

愛他的祖國勝於愛他的生命。

☆

淑兒，你是我的時代的女兒，

願望着你慢慢從戰鬥中成長，成長……

比你爹爹更勇敢些，

更堅強些，

去迎着民族解放戰爭的洪爐，

今天我們是怎樣幸福地

經歷着這樣一個大的時代啊，

當動國家的災難，

全靠我們來撐，

千萬代後世子孫底幸福，

全靠我們開創。

不是麼？你看

那許中藥的好女兒們，

幾個不奔馳在祖國的原野上——

爲着自由，平等，幸福的新中國，  
流着他們的血和汗……

一點也不怨艾，也不悲歎，

因爲這一個時代的苦難，

已把他們底意志鍛鍊成鋼！

☆

淑兒，我的孩子，

昂起頭來，

挺起胸膛，

穩着腳步，

走上戰場，

不徘徊，也不顧盼，

讓過去一切已歸於無意，

努力抓住現實，

追求真理，光明……

我將看着你慢慢從戰鬥中成長，

像東方黎明時升起了一輪太陽……

### 黃河編輯部啓事：

一、近來收到許多稿件，都是字跡潦草，且有寫兩面或從左邊寫者，都不合本刊徵稿條件，此後請一律用稿紙繕寫清楚，以便計算字數，幸送稿酬。

二、未附足回信或退稿郵票者，本刊恐未作答，再鄭重聲明，稿末請註明真姓名及可靠通信地址，並加蓋私章。

# 陰山下、高天

陰山下，  
 爆着火花，  
 外長城，  
 烽煙燃起了，  
 千古的仇恨，  
 纏在這裏焚化。  
 北方的古塞啊，  
 而今醒來了，  
 從萬年沉夢裏  
 喚醒無數痛苦的靈魂。  
 陰山，北中國的屏藩，  
 一把鐵鎖  
 把敵人鎖在大漠邊。  
 「但使龍城飛將在」——  
 陰山如鐵壁，  
 任你千軍萬馬，  
 到不得居延；  
 陰山，北中國的駝峰，  
 把千葛支復仇的利刃，  
 插入敵人胸隙。  
 陰山下，站起來  
 北方強硬的民族；  
 無邊的烽火，  
 延燒塞外大草原。  
 人們吶喊：  
 照照在陽光下：  
 有千萬顆暴跳的心，  
 千萬匹馬，千萬支槍，  
 齊向東指——  
 寧寧同成吉思漢的榮光。

抗戰第四年三月



## 抗戰與文物展覽

陸丹林

孟子有說：「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可見自古以來的戰爭，或入敵方土地之後，一方面把敵方的重要建築物破壞，一方面把敵方的器物搜聚搬運。記得熱河失陷而後，和民國二十六年華北局勢極度緊張的時候，當局的先後把故宮的重要文物分批南運。八一三淞滬發生前兩天，上海市博物館的藏品，星夜運離市中心區。而存在南京的大幫古物，也移到安全地帶去。浙江圖書館，常熟的鐵琴銅劍樓和其他公私機關所藏珍籍，事前也分別運置異地。日軍在大亞灣登陸時，廣州的幾位藏書家，也把善本書趕緊運出廣州市，拉雜的舉些例子，便可以證明他們有高瞻遠矚的眼光，不是無意識的舉動。而文物在國家民族的重要價值位置，決不是只看做太平盛世的玩品。

一切歷史上的文物，都是祖先鴻胥心血精神的表現，文化藝術的結晶，民族精神的寄託。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物，一時代有一時代的表現；一切文物，它能夠跨越着當時各方面的人生和時代的動向，我們想着知道一切現象的因果性和法則性，在祖先遺留的手澤裏，可以發現某時期最光明的和最幽暗的實際，甚至隱微的部分，一

一的尋根探源出來。那麼，文獻是絕對的不能够漠視，尤其在抵抗侵略者的時期。

民族氣節，寄生在民族的崇偉偉大的文化，文化的源泉，就發生在歷史上的文物，愛護祖先的文物，就是愛護愛國的起點。房屋毀壞，可以重建，土地被佔，可以收復，獨有文物的損失和被劫掠，是永遠沒有歸還的一天了。當着日軍侵略到蘇州，州杭，吳興等縣的時候，日官囑使他們的僕囉，逐一，逐一的到各政藏家裏去，聲明某人要把其幾件書畫交出來，某家要把某幾件藏品交出。可見日關平日處心積慮對於我國各地的品物，到了有機會時，就實行「遷其重器」的趁火打劫的技倆，誇耀他所得的勝利品，而使我們失落了國家和地方的實際寶貴文物。

在現在的時候，有許多地方都有舉行過抗戰勝利品或抗戰書報圖畫等的展覽，已經激動了許多人存着前途勝利的自信心。而舉行文物展覽，則只有這一次在香港的中國文化協會所舉辦的廣東文物展覽會罷了，它是在抗戰期中舉行，實在有無窮的深意和感慨。原來廣州（實際上不

# 重慶文壇掇拾

杜 庶

重慶在抗戰的中國，不僅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是文藝的中心。

在這里，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總會，名實的在領導着全國的文藝工作者們，爲全民的革命的聖戰而搏鬥着。

它有着很堅固的組織，雖然這組織並不像鋼鐵一般，但像戰前文壇上那種各自爲政的現象，最少已在表面上不再看見了。

成都，桂林，昆明，香港，等十幾個分會，和瀘州，洛陽，襄樊，金華，貴陽等十幾個通訊站，它們各有着若干可作爲抗戰文藝運動的「基本作家」，在和「總會」取得聯絡而向前方的將士們同後方的民衆的進行着「文藝宣傳」。

此種有力的宣傳工作的報告，總會是經常可以收到的。

文協總會的工作，經常除了作爲一個發號司令的推動機而外，它自從成立以迄今日從無間斷地發行了一種定期「會報」——「抗戰文藝」(由三日刊，半月刊，改爲月刊)由文協出版部主編，而編輯則爲老向，蓬子，老舍，王平陵，胡風，羅莘田，黎澍岡，沈起予，謝冰瑩，沙雁，安娥等。現在出版四卷七期，八九期在印刷中。

該刊的執筆者，是全體文藝界的朋友。姓名

是不必贅舉的。但在這裏可以一提的是該刊出版以來，執筆作家，有三四百人了。這是中國文藝界的定期刊物者陣容最廣大最整齊的一個。

在文協的組織下，有一個「詩歌晚會」，這是以以前詩歌座談會的身分。這個晚會在二十九年一月間成立；成立不久，便開了一次可謂活潑的晚會——二月三日。這天不惟到了詩人，也到了小說家，不惟到了文藝作家，並且也到了朗誦自己的作品的新聞記者。尤其令人興奮的是到了那位正在非常有興趣利用舊形式而「拚命」地試以新內容的作品唱調的鼓手——山藥旦。(劇協理富少勛)這天他唱老向的「打鼓罵汪」。博得了全場熱烈的掌聲。

據說，這晚會爲了擴大戰時詩歌運動起見，將在本年內舉行一次「公開朗誦會」。其內容並擴大到歌詠這方來。

我們希望並預祝它的成功。

戰時文壇，是以重慶爲中心的，而在重慶文壇最爲努力，最爲活躍的文藝機構，中國文藝社是和文協有着相輔而行的作用。

中國文藝社，是中國有歷史的文藝團體，這也像文協一樣的是一個民衆團體而受着政府津貼的。它平常的工作是注重新中國文學的建立。

(只廣州)失陷後，公私的文物損失，是不可用數字來估計，然而據伴而早經運出保存與劫餘的一部分，徵集陳列幾天，給社會人們一個瞭解與研究的機會，我們就可以知道這些文物的人們還是不少。因此更而惹起大家由愛護祖先的手澤，激發愛護國家的觀念，是精神總動員方法之一，這意義實和現階段整個抗戰有密切的關係。不只是「玩物而不喪志」，換一句說，實在是「玩物壯志」，且和他會場所標出的宗旨：「研究德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相符合。

抗戰建國，是全國一致共同的信念，背乎此，就是中華民族的罪人。在現階段各人應從他的本位從事抗敵建國的工作，文化與軍事，並方與後方，各人站在本位去努力，分工合作，發揚民氣，激發精神，從「宣傳重於作戰，民衆重於士兵」的兩句話，便可以認識後方文化界的責任了。那麼，這一種文物展覽，決不是其藝術的展覽會，也不是某人書畫的或古玩商場的狹義營利陳列品。明乎此，儘可以知道這先遣留下我們的寶貴文物，應該怎樣的去愛護，因而愛慕我們的家鄉與祖國的一切，大家看起來和敵人鬥爭，爭取最後的勝利。

關於這一次在香港舉行的廣東文物展覽會，也可以順便說，它是中國文化協進會主動的，籌備了三個多月，徵集品物二千多件，在二月二十二至二十六借香港大學的馮平山圖書館舉行，到會參觀的有五萬多人，有國家報紙一家週刊，特爲

有一個時期，它曾因了幾個革命的民族文藝而受到當時文壇上的誤解，但釁火一起，大家便一齊站到了這個大難之下來了。

現在中國文藝社仍維持着它出版了至今正好十年的「文藝月刊」，（戰後改為戰時特刊）該刊的內容是相當充實的，尤其它的印刷，在目前中國文壇，是比較好的。它的作家陣容，和「抗戰文藝」的一樣，各黨各派的作品兼收並蓄，是相當地做到了統一戰線這程度的。

文藝月刊的編者是王平陵，沙雁，鍾靈武。據說經常在為該刊編輯，印刷，發行而努力者，是沙和王，而鐘的中心工作在艱苦的「稿件初審」。

這二年來的文藝月刊，已打破了過去幾年的沉悶氣氛，而漸漸活潑，這是值得稱頌的，不過校對上的錯誤，還得特別注意才好。

目前，文藝月刊的戰時特刊號，出到了四卷二期。

在中國文藝社的組織下，和月刊部平行的還有一個俱樂部，由華林負責。它經常的工作是從一切文藝的，甚至文化活動。如每週的「週談會」，每月的「活動講座」等是。

七月社，這是胡風主持的。「七月」的性質，和文藝月刊，抗戰文藝是同一的純文藝的雜誌。它的內容，和形式均極端想創新，擬不與一般者相同。在原期上說，求新與創造，我們是不應反對的，然而，我覺得可不必有意的「主義」，

這似乎可以不必。如把第口卷，改為第口一集，雖說這是小節，不足為言，可是筆者總覺有些「不入」。

七月的內容和它的作者陣容一樣地顯得太狹，希望我這點意見能為胡先生接受並加改正。七月是重慶文藝定期刊之一，目下出至五集第一號。

新出版的文學月報，是讀書生活出版社的機關刊，創刊號已出版，內容與形式，和「七月」差不多，作者陣容頗與文藝月刊者相同。

陣中文藝，是一個專為了前方士兵閱讀的唯一的文藝刊物，內容尚能接近士兵趣味，唯不在後方發行，（只送前線）這是頗令人納悶。現已出至第一卷第三期，主編者為沙雁，謝冰瑩，王余杞，任白濤，侯楓等。

老向，何容主編的「抗戰文藝」，已決定停刊。

李華飛等編輯的「春雲」，近亦停刊。至於趙清閣主編的「蓮花」，是否繼續發刊，還不知道。重慶文壇的景氣大概如此，唯可另作敘述的，還有與重慶文壇頗有關係的報紙副刊。

副刊是大公報唯一的也是不定期的副刊，每月約出十次，地位大小不定，其內容為純文藝性質，執筆者多為戰地文藝工作者，如歐克家，姚雪垠，田濤等，編者為陳紀濤。

新蜀報的副刊本為金滿成，趙銘章主編，名為文陣，現趙，金，已離職，由姚燕子繼編，改

名它辦印特刊。其他各報也特殊的頌揚，說香港百年來破天荒偉舉。後來因為觀衆擁擠擁擠，閉會後兩天，又重新展覽三天，一共八天了。他們的主辦人，多是文化界工作人員，大家頭頭苦幹，不特出力，還要出錢，只就開會時所用，也要一千五百多元港幣（折合國幣五千多）。他們是不靠紳士的提倡幫忙，就是特刊也沒有紳士富商的字，這一點，也打破香港來來大集會紀錄。

公開展覽文物之後，繼續的工作還多。徵集學生論文，用「參觀廣東文物展覽會述評」為題，首二三名都獎現金，其他也有贈品。又定期分次公開學術演講，并表演戲劇歌曲音樂方音等。還有最大的工作，就是分請專家學者，撰著關於廣東史地語文的論文，和這次出品各部門的研究與述評，及大部分出品的攝影，合編編印一冊紀念專冊，預算又要五千多元。這些，都是他們所預定的工作。

觀衆中對於各欄出品都細心的觀賞研究，而對於革命遺物和太平天國遺物，更加注意，因為這兩類文物，都是反抗異族的專制政府奮鬥精神的表露，處在今日倭寇縱橫，寄身國外的同胞，同念家國，怎不深深的感動呢。所以這一個會集，是把振奮現階段愛國的觀衆一般情緒。

希望各地舉行抗戰勝利品展覽時，同時要注意到祖宗所遺留的文物，設法保存，收集，整理，展覽等工作。

# 鄂北文化運動的活躍

白克

鄂北像一片沙漠，到過襄樊和老河口的人都喊着寂寞！漢水雖日夜不斷地滾滾奔流，但武漢丟守以後，江面再也看不到使用馬達的「小洋輪」了！從宜昌到河口，不到五百里的短程，一封信要走上餘天，因此重慶方面的書報，「出蜀道下鄂北」，大有上青天之感！

自從徐州會戰，武漢轉運，第五戰區的一切軍事政治文化都差不多集中到鄂北來了！經過一年的艱苦，落漠的荒原上，總算漸漸在抽芽結果，這不能歸功於拓荒工作者的努力！

因為鄂北地理上的偏僻，水陸交通又極端困難，在一般人看來，差不多成爲「不毛之壤的」死角」，所以過去文化更顯得落後，說起來也許不會使人相信，偌大的鄂北十餘縣，過去僅有一家報館，每天出四開的一小張報紙，自從第五戰區政治部遷到襄樊，把該報接收後，就改名爲「陣中日報」，現在該報就差不多成爲全鄂北前線後方唯一的「精神食糧」了！過去因爲器材的缺乏，和人事的不善，一度弄得相當糟糕，現在已經面目一新，誠爲讀者所歡迎了！

前線出版社的成立，更給鄂北寂寞的文化空氣投下了一顆猛烈的爆炸彈，去年七月間，該社在老河口成立的時候，把全第五戰區的文化工作者集中起來了。半年來，該社已出版有「四月交響曲」、「隨軍行」、「鄂北會戰」、「淮河血戰隨筆」、「我自東北來」多種，刊物方面有孫陵主編的「筆部隊」半月刊，在桂林印刷，及白克編的「筆部隊」旬刊戰地版，最近該社用了一大筆資金自己購辦印刷機，在老河口成立了印刷廠，並成立業務管理處，大規模地預備出版書報，最近在編印中的有「前線文摘」半月刊及「英勇故事集」，「敵人文件」多種，在四月間可全部出版。

三月是個活躍的季節，鄂北的文化運動是更蓬勃了！「筆部隊」健將姚雪垠威克家第三次筆軍回來，帶了前方許多材料，將那些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逐期在「筆部隊」以及後方報紙上發表

「三八婦女節」在鄂北還是第一次的熱烈紀念，婦女工作委員會特地請向克編了一個長有四萬字的獨幕時事實錄劇；「汪精衛賣國協定」在「三八」那天作了大規模的公演，一連三天。

鄂北春的三月，一切是活躍起來了，一切文化工作者在努力地工作着，他們今天辛苦地播種着，不久將有一次更豐盛的收穫！

爲「蜀道」。內容極活潑，每日出版，唯地位只有二三千字。

國民公報的「文萃」，由新以負責，地位極小，間日刊，已出至百餘期，內容多爲小品。報書。巴金等人的作品偶亦在此刊出，因此頗受一般文藝青年的歡迎。

中央日報，副刊「平明」。自端木蕻野因事辭職後，由原予（封禾子）負責，內容雖沉悶了點，唯對無名文藝青年的作品，則大量刊用，這甚可風的。

最後值得在此加以介紹的有曇花一現的中央日報的「文學專頁」，由復旦大學文學院院長伍虛甫主編，和沙雁主編的「文座」時事新報副刊，此兩種副刊內容最佳，以其非常充實、活潑，均爲其他副刊所不及。可惜前者出了一月，後者出了兩月，均遭摧殘，這是大可痛心的。

請訂閱

## 秦風日報

地東木頭市 電話二六六號

# 清才與漢奸

念 茲

偶然看到一個雜誌上，有人把汪精衛拿來與阮大鍼相比，其實汪的清才，不勝於阮，而阮的臉皮薄於汪。此汪阮之不同處，不可不知。因為阮降後，向未出賣國防機密，而汪叛國後，竟公然污蔑抗戰士兵，盜賣國家資源主權，並主持暴徒暗殺民族戰士，其罪早已超過阮。

據「桃花扇」稱：大鍼落魄時，遊蕩於秦淮河，乍遇侯方域等苦遊，立命吹燈息鼓樂而去。其人羞惡之心，似乎尚未完全泯滅。只是被當時的正人君子之流——東林黨人——應付失敗，既不能採取今日西方式的政黨鬥爭，予以最後的打擊，又不能予以向警之路，令其自新，只是嚴詞苛責，置人於清議所不恥之地，以致於才激起大鍼的報復決心。終於弄得明社為墟，諸名士落水。但是，汪逆獨不然，儼然是一品大員，吃得肥肥胖胖，像一副標準的買辦紳士架子。在位時，並未受有如東林黨人的排斥，失意時，也並未受如侯方域之流的辱罵，甚至於這位不倒翁根本就未失意，在三年來的民國史上，汪逆始終是黨魁主席院長委員，吃夾肉麵包，穿晚禮服，夾洋話，氣勢已頗够軒昂，較之阮大鍼的落魄金陵，現首梨園，自作新監，其類唐柳絮情緒，決非汪

逆一日所能有。故汪逆的叛國，其罪當百倍於大鍼的變節，假令地下有知，大鍼的幽魂，應在風清月白之夜，出現於汪逆的玻璃窗外，自呼不亦冤哉吧？

阮大鍼，「燕子箋」一書，為我國傳奇中的佳構，試問汪逆的才情與魄力，可否能構成一文學巨製，也頗成問題。自然「清才」同為做漢奸不可缺少的條件，大鍼的戲兵說劍較之汪逆的巧言令色，細心回味起來，也許大鍼尚出於直率，而汪逆更趨於狡狴，殊可浩歎！

偶然看到一本舊雜誌上，潘逆做鞋作的賽金花傳，也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清才」。大約這般衣冠禽獸，在平時就很工於心計，至於雕琢為文，煊染成章，作文章遊戲，也許都是拈手好戲。自慙也有完全愚蠢的漢奸，如東塔鄉長「一徹研齋筆記」上說，孔有德陷桂林，向羅式勳勸降，卻冒充孔子的後人，就是很粗心的笨伯，不懂得曲解「天命」「王道」或「東亞新秩序」一類的說法。近如王英之流，也只知道做「佛朗哥」，究竟什麼叫做「佛朗哥」也許完全莫明其妙，只好白瞪着藍眼做倭寇特務機關的獵犬罷了。

汪逆的可惡，完全在於自欺欺人，如少年時

羅漢的詩，與飽節比較，就完全是一個反攻，甚於百萬雄兵，攻打着汪逆的良心。假令逆汪的一靈還未滅吧。至於阮大鍼在倒幕時候的歌唱，就完全真率坦白，並沒有像汪逆那樣吹說：「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莫負少年頭」；以欺騙羣衆。

阮大鍼的作品，在「燕子箋」的楔子裏，就充分暴露出他的沒落意識：

「老卻名韜拘管。

閒充詞苑平章，

春來秋去酒擔香，

燭醉莫愁湖上；

燕尾雙又如剪，

鶯歌全副偷賣，

曉風殘月按新腔，

依舊是張緒當年情況。」

試看這一首詞，就很顯露的看出了這個作者，只是一個沒落的文人口气，並不想說幾句「馬革裏屍」的大話，以喚起當時人的恭維，更遑所謂欺騙羣衆，勾結帝國主義。至於大鍼後來一說投降清人，為清帥作前驅，渡錢塘江，踰仙霞關，攻擊明唐王聿鍵的根據地，也許只能認為文人無行，民族的敗類，不能與第一號漢奸，如上則洪承疇下則汪精衛相比，而處以同罪。假令有一個法官，能審判這些羣醜一堂，在宣判的時候，就應該把罪重分開，如果阮大鍼應判作槍斃，洪承疇，應判作大辟。則汪精衛就應該判作凌遲

處死。自然阮氏的罪惡，主要在於南都後，包圍  
鄒王，把持虛政，授意悍將，鎮守史可法及東社  
黨人，其罪狀固不重在於降清，做了明貳的叛臣  
，而主要在於加速明社之亡，把一種偉大的元氣  
，都喪盡蕩淨，實屬不可原恕，至於其窮途叩首  
，效命馬前，做清兵的標頭，日行數百里，氣喘汗  
流而死，那已經沒有多大的危害明社的作用了。

汪逆在平時，其用心不亞於阮大猷，而其技  
倆則又高於阮大猷，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總之  
。「清才」之用，在平時，要毫無政治道德，在  
亂時，就必然論為漢奸，做了國家民族的叛徒。  
故老子的政治哲學，復重視無為而治的精神，就  
是惟恐這政權這個東西，如一把刀，操之不得人，  
就可以使國家蒙利益。操之不得人，不但要殺戮  
軍衆，而且要損害自己。結論就只好讓白痴來處  
理衆人的事，又患了「愚官」的緣業，與儒家「  
愚民」一而兩同，同為一個偏見。故真正的對策，  
還在培養民力實施訓政，使下層健全。好支持下  
層，使幾萬一二大漢奸如汪逆兆銘之流，也很不  
容易做一個投機商人，把一個國家的主權版土，  
隨便盜賣於任何強隣侵略者，也許這正是今日的  
歷史規定與我們這一代人的任務吧。

據說汪逆的黨羽褚良辰周佛海之流，正分別  
發動。褚逆已經向侯叔特務機關，代領大批贖款  
，赴南京組織偽中央政府，周逆正為偽新政權，  
向中外大事辯護和粉飾，足見這步小醜，正盡量  
在表現他們的「清才」，其定也就是正寫着出賣

祖國，和同胞的狀狀。偶然記得三年前，褚逆正  
忙著寫錢子，放風箏，趕馬車，打太極拳，和唱  
草橋關，論語半月刊，一再拚命攻擊，也許當時  
的人認為過火，然而不幸未到五年，原形畢露，  
大英晚報一再舉出證明文件，褚逆也只好低頭承  
認叛國的實情，足見林語堂陶亢德諸人，並不只  
限於文人的搖唇舌而已。也許是十年前，凡是  
讀過「三民主義」的理論之體系」一書的人，都不  
得不佩服這是一部很細心的著作。然而也不會幾  
何時與褚逆同樣顯出「清才」的狐狸尾巴，怎樣  
也掩蓋不住這一副醜形，在國人的眼睛。昔日的  
大吹法螺的嘴唇，和為美人奔走的腿杆，在今日  
都一變而為板垣等劍子手效勞，「清才」的末流  
，一變而為漢奸的絕技，不亦大可悲乎？

因之，我又想到，歷史上的「清才」，無  
論老少，只要不講私人道德和民族氣節，只徒表  
示自己的活躍，隨時都是一帆風順，做清大官，  
沒有不淪為漢奸的下場的。如最著名的明末的錢  
牧齋，吳梅村，都是「清才」絕代，一時無用的  
人傑，然而不到晚年，一聲鼙鼓，胡騎渡江，王  
師易幟，就親自為侵略者頌壽獻詩，完全表出  
其趨善避惡的姿態。或者偶被異族的統治者垂青，  
加以徽辭，巧立名目，令圖國史，於是乎就真真的  
表演一幕「一隊夷齊下首陽」的滑稽場面，令有  
心人哭笑不得。甚或投降以後，仍遭異族統治者  
的疑忌，不得不表示乖巧，像南宋亡後趙孟頫投  
降後對蒙古征服者的解釋說：「且將患直報皇元

」：一樣是很悲慘的心情，又如何有勝於一般懦  
才，為了民族的前途，始終與侵略者拚命到臨呢  
！

我覺得無論在平時，或亂時，「才」不在「  
清」否？主要靠運入的操守堅不堅定，做人的骨  
頭生得硬與不硬，以決定其人品的高下。也許在  
目前依然有許多「清才」，匿留在後方，滿口官  
腔，一身銅骨，走路必八字步，見國人必送國章  
或簽字，儼然雅不勝收，毫無俗氣，但其晚節的  
終否，狐狸尾巴是否可以用永久句藏，就要完全靠  
未來的事實證明。

舉一個平常的例子。「顏氏家訓」說，齊朝  
一士大夫，令其子學鮮卑語兼理琵琶，以便伏侍  
公卿，顏氏就大為不悅，認為縱以此道取富貴，  
也不足以令其子孫仿效。足見做漢奸的，必然要  
學得一手「清才」技倆，自然彈琵琶與學鮮卑語  
，係姑舉一例，起碼的很可以藉此看到古今諸事  
如係一體，有「清才」，然後可為「漢奸」，也  
未必係強調，聊備一說，以為一戒，未始無益於  
時俗吧？

自然。我也並不是要反「清才」，尤其是不是  
反對有才，只是說品格的高下，並不亞於才能  
的有無，在今日鑒別人選問題上。同時，誰也知  
道中國是一個技術低劣的國家，必須要高度的集  
中人才，發揚技能，為建設着想，必須抵抗著想，  
必須要使真正的人才水準提高，一切輕飄飄的人  
物，回不轉糾正他的缺陷，防止他的破壞，最好  
是使才能與品格並進共同達成，才是救濟今日人  
才不夠，或社經人才外溢的方法，也許又涉及考  
試制度，只好擱筆，聊作如是我云，以度這個漫  
長的春夜吧！

# 作家書簡

## (一)

亞子：……你怎麼一下又到了西安？宜昌服務團的事，已經結束了。申謙山還未得成不？你送我們南陽出產的圍章很感謝，偷刻字，就刻我們的姓名好了，字體是隨便的。你近來身體怎樣？我的精神還是不好，苦悶得很呢！

在大風和宇宙風上都看到你的自傳，可惜是延期登的，看看就沒有有了，真不痛快！能够將來看到你的單行本就好了。

黃河出版後，請即寄我一份看看。寫上一詩，不知能用否？

二月九日上海

## (二)

伏園：來信收到，快慰之至，文章當能如命寫一點，但不知第二期能趕上去否？因在重慶甚少時間從事伏案工作也。我一時還不能離開重慶，如離開時一定是到昆明去，因為有一個中法兒童教育會在重慶辦了一個離黨學校，人手經費都很少，不能不去幫一下忙，同時昆明天氣和風景人情我都喜歡；但將要走時決不先告訴你。 二月四日於重慶

## (三)

語堂：日前去電詢問稿件寄未，上星期黃嘉德君已代覆電，謂三次初稿已寄來，並有航函，弟所接到為第四次迭寄及到上海後之一說，此為首一批，餘尚未到。第一批稿花了二十九元郵票亦屬可觀，但仍四五星期始到，照片除前直接寄來之四張外，香港柳無垢女士轉來之十一張並

未接到，所接者有一張可用，即單一頭面戴軍帽者。

John Day 公司已決定春期出版，惟早晚須看材料之遲早耳，第一批已譯出，其餘二批月底以前盼能接到，書出最遲亦須兩月間。書名定為：[girl soldier: autobiography of miss reish ping ying]

尊者譯本，以版稅一半歸原作者將來直接由莊合公司按期寄上，書價未定，大約二元半獎金，版稅大約百分之十起至五千本以上為百分之十五，此書銷路至少一萬多三萬，……

弟全家四月初離美，國擬擬入四川卜居何處，尚未定，但總有相見機會。斯無雙雖在學堂仍極熱心募捐及各種救國工作，且能吃苦耐勞，勿以租界小姐視之，到時便知。

弟大約三月十日即離紐約，四月三日上船渡太平洋，到香港已是五月初，勾留二三星期作內地準備，入蜀已是五月間。在成都峨嵋一切均未定，專此稟稿速到。

一月二十五於紐約

## (四)

老舍：你由左寫字，教我胡塗了半天，今天我由中間寫，以示抵抗。

我正在寫萬行長詩，你知道寫一樣東西，就不願中途插入別的工作，分了心思事小，心中不快，甚至頭昏眼花，故在這半年中，決計不寫別的，請你原諒吧。每日平均得寫二十行，若再間斷，則永無成稿希望矣。

馮先生的詩前已由做處寄奉，不知收到否？老何亦忙，我已告訴他給你寫稿，辦事寫文，樂於一身，簡直沒辦法。

三月七日於重慶，





## 歡迎韓國青年大會

元立

晚飯前，大禮堂門前擁擠着一堆人，提溜腳尖翹着頭，屏心地讀着粘貼在門兩邊，上面附有淺黃的大標語，中韓兩國青年攜起手來！「在領袖的領導下中韓兩國青年聯合起來一致抗日！」「……………」下款題着「韓總隊。」

從門前擁擠裏打聽出來：今天晚上的夕陽會將改為歡迎韓國青年大會。他們前兩三天才到，準備在本國黨部領受時期的訓練。

我不知道：我該用快樂抑是悲哀的心情來記這會。因為開會的一霎那前，像往日一樣，我滿裝了愉快，高興；但是在開會的進行中，沉痛地我流了眼淚，憤恨捺痛的我渾身發火。就是現在提筆的時候，一想起來，還禁不住咬牙切齒。

晚飯提前一個鐘頭，傾軟的斜陽還懸在酒樓邊枯朽的樹梢時，四條線同學在大禮堂裏已聚齊了。

最前面，鑲嵌台後面的地方，放著兩行上面攤着白桌布的長桌子，是空着給韓國青年坐的。

禮堂內已逐漸灰暗下去，由塵埃玻璃窗透進來一層餘暉，酒在桌上，臉上，身上……，像一片片的沙金，映的金屋黃澄澄的。

大地給人開早幾天初春的氣息，不再覺得人發抖了。晚時候已逼近黃昏，幾百個人湧在一座不很大的禮堂裏，呼吸，熱氣，溼溼，弄得空氣有種分燥熱。不少的同學額上凝着汗珠。窗子都敞敞地打開了，可也漲起走多少熱氣，倒愈來愈涼起來。

到處流行着暢快的開談，一種奔的喜熱哀樂似乎要一古腦兒搬到這說個乾淨才痛快。

黃昏送來了黯黑。四邊汽燈裡着四周粉白的暗壁。這白熱的燈光，照得熱熱的臉，更動了談笑的勁頭。

在熱烈的等待中，用着噪耳的鼓掌，我們歡迎着從遠處來的韓國青年，韓國青年們點點頭，用親切的微笑。來回答我們的歡迎，在前面兩排椅子前坐下了。

掌聲越拍越響，像熱鍋炒大豆。司機幾次用手壓壓停止也止不住，不過拍倦了，也就零零落落停下來。

他們一共十八位，個子都不大高。而貌與身材和日本人有不少相像的地方，但沒看慣日本人和朝鮮人的就以爲是中國人。

只坐在北不住過的，都會討厭朝鮮人，一提起「高麗棒子」就惡心，我自己也不例外。他們什麼壞事都幹的來，搶劫，行凶，開白商店……

自然，原諒他們是受了鬼子的迫使。今晚眼前就帶着十幾個爲自己祖國的獨立與自由而奮鬥的韓國志士，想起了從前不由的慚愧起來。經過的是自己抱歉過去的錯覺，及對韓國人的誤解，我只有以其率而崇拜與歡迎來補償我的罪見。

歡迎會開始了。

在總隊指揮員與同來代表的歡迎詞裏，深探塵埃爲塵埃的仇敵，中韓兩國青年必須攜起手來。我墮入沈思的幻境裡：日本沒了，中韓兩國又做從前弟兄們似的站立了起來。

掌聲像中夏的暴風雨一陣緊一陣。幾百個青年身上的血會激流着熱情，每張臉都像火燭一樣。一股誠摯的愛，交流在韓國的青年中間。

接着文大隊長作個簡短介紹：裏面有幾位是剛從敵後那邊過來的，說

位是在上海做過長時間的特務工作的，還有幾位曾在我們的軍校畢業，一面做復國工作，一面替我們的抗戰出力。另外是幾位女同志。

當他們被介紹時，面向我們立着，我清楚地看出：他們的臉是蒼白的，缺乏血色。但是，每個眼光又是那樣的堅定不移，嘴巴緊閉着，腰直挺着。我猜想他們的心正在高興：在世界上還有一個國家的人誠摯地看待他們，幫忙他們。同時也正被慘痛的回憶咀嚼着。

永輝都不會忘記那位韓國青年代表羅口口同志的一篇講話。

他慢騰騰地走上台。一身黃呢軍裝配着一雙長統皮靴，個子很矮，肩膀寬大却顯着短小精悍的樣子。臉是蒼白的，下巴圓削成一把尖錐；這明白告訴我們：被枷鎖磨滅了國奴的鋒鏘，曾受了如何的虐待與壓榨。

他的兩眼陰森森地射出一股寒光。好像天生一個生硬嘴巴，不會在那上面換出一點幸福的笑容。一隻高聳的骨稜稜鼻子，介個着他自己永不會屈服。

傍着桌子，筆挺着身體，從帽沿下慢慢地用目光向全場掃了一遍，沉默地大約有兩三分鐘沒開口。全身似乎刮過一陣旋風，旋走了任何聲音，每個人屏着氣，目不轉睛地直視着台上那副滿臉羞殺的面孔。一溜細風打窗口進來，吹拂着台邊掛着的幔子，輕輕地飄起。一會，又轉歸寂靜。誰也不願打破這沉默，幾個好咳嗽的緊壓着嗓子，受地忍着。

他終於開口了，低沉得像自語：

「諸位同志！今天受大家的歡迎，我謹代表韓國青年不勝感激……」他的中國話說的還不錯，但有時一兩個字的聲音而欠清晰。「在餐前，中國與韓國像一對弟兄似的，無論在地理上，文化上，人種上，我們都有最密切的關係。」

他們垂下去，沉默了一會，猛的又拾起，連着是一聲聲怒吼：

「但是自從甲午戰後，朝鮮永遠……」我恨恨睜着眼睛，大張着嘴，拳頭用力在空中劃個圈子，我的重打着桌面：「永遠做了奴隸，到現在已經幾十年了！——幾乎是哭聲滿含不可抑止的憤恨屈辱，是

一匹被關在鐵籠裏的獅子狂嘯：

「我們做了亡國奴！失去了幸福與自由，受着酷待，殘殺，掠奪，逼着牛馬生活！三千萬同胞被踐踏在鬼子的腳下！」

我猜想他一定在哭，但我已看不清了。眼迷糊起來，一層薄霧懸在眼簾上，鼻子辛酸着不知什麼時候我落了淚，我怪難為情的，想我一個男子大漢竟流起淚來。但我不能措它，讓它留在臉上自己乾去。這不是怯懦的淚，而是偉大的同情淚，有生第一次我流這帶有價值的淚。

偷偷地向我左右前後看了一下，沒一個不長兩眼濕濕的，泛著赤紅。一個男同學用手怕在揩，西邊幾個女同學把臉埋在手裏，抬不起頭。

我身上出着冷汗，不時全身像觸電一樣發熱一麻。嘴唇也失了控制似的亂動着。

一隻悲憤的大手，緊捏着人的心，緊攪着全場的空气，燈光發着慘白，四圍的白牆好似穿一身喪服，默默地哀悼。

「韓國亡了！但是我們的老大哥中國，從此失去了最大的國防線，以致一蹶不振！」每句話像鐵錘敲打着聽衆的心。又是一把煽動的風扇子，憤恨加上復仇之火，愈扇愈狂。

從遠處移過濃視的眼，直瞪着台下，喊的越來越激烈。

「現在中國抗戰了！我們要聯合一起，把中國的國防線韓國收歸，再像弟兄一樣永遠存在世界上！」

台下巨雷樣敲擊掌，我們很命的拍，呼聲拍的就是鬼子，直拍的手裏。行個軍禮，「誓誓」地他坐下了台。

悲憤，痛恨揮動得我站坐不住。想着他們永不能消除的痛苦與仇恨，心更沉下去了。

受不住這空氣的低壓，穿過了人羣，我步出了禮堂，走進操場的黑暗里。望着天邊一顆晶亮的星，我似乎看見了在它下面正被密割的韓國。但是想着中國抗戰的必需，日本必燃的厄運。將來韓國的解放，望着這無極黑暗，作個微笑，我的心又平靜下來。

## 談談詩歌的民族形式 鐵夫

俄國革命詩人瑪耶阿夫斯基說：「我們的武器便是我們底歌，的確，詩歌是戰鬥的利器，不能否認的，自神聖的抗倭戰爭發動以來，我們的詩歌，確實盡了牠的宣傳，鼓動，教育羣衆底作用，這不能說對抗戰沒有有力的幫助。」

馮氏又說：「詩不是離開人類活動的各種形式而獨立存在的東西。相反地，我們要正視現實，規律的創立並不是詩的最終目的，生活創立了情境，而情境應被表現，寫着表現它，規律也一定被發現，表現的形式與規律的目的，是決定於社會和我們鬥爭的需要。」這段話他說明了詩歌的形式和規律，是不僅超現實而「獨創」出來一種「新奇」的相反的，它是由現實需要來規定的。

目前抗戰已至相持的艱苦階段，鼓動羣衆，教育羣衆，自發地動員起來支持抗戰，才能減縮這個相持的時間；而很遲地達到反對階級與爭取最後勝利有決定作用的！我們不敢，而且也不能漠視藝術武器的力量，同時更不能歸爲藝術在戰爭中無用，以爲戰爭是只有武器優劣來決定它的勝負的，如果真有這樣的人，那他便是失敗的唯武器論者。只要稍爲具有頭腦的人，他絕不會輕視藝術的功能！既知藝術是推動時代向前的一種利器，在目前的需要要發揮它的戰鬥力量！詩歌是藝術（文學）中最有力的一種形式，我們更需要加強發揮它的戰鬥力量！現在我想談談詩歌的形式問題。我們需要怎樣的詩呢？原則地說：形式是由時代來決定的，在某種社會形勢之下，就會產生適應該社會所需要的形式。那麼我們的詩歌在目前究竟需要怎樣的詩呢？這個問題是急待討論的！

最近有人提出「詩歌的民族形式」，我覺得這個口號是正確而切實的，它就是爲適應時代的要求而提出，並不是憑某個人空想，硬創出來的。希望大家能提出很好的意見出來共同討論。

不可諱言的，自「五四」文學革新後，詩歌同樣也躍出了「文言」的深淵，向着「白話」的路上邁進，一般作家認爲從古舊的形式中「解放」出來，就要新的自由的形態出現，於是，都拼命地模倣「西洋作風」都以爲除了寫出帶「西洋風味」的作品外，再無好的作品可言，結果中了「洋八股」的毒，寫出來的，都是「矯柔造作」的不合中國人口味，不爲中國大衆所歡迎的東西。詩歌尤其在這時摸倣得厲害，一些「詩人」被迷惑才歐風裏，一味地在形式上模倣，結果就寫出了首首不離，「愛」句句不離，「情」一詞的詩來，這樣的詩，祇能供給着閱者的欣賞，絕不能爲中國大衆所歡迎的。

在目前我們所需要的民族形式的詩歌，並不是要大家回頭去搬運「古董」，更不是去創造「洋八股」。或者抄錄民間的不論帶有藝術與否的庸俗的民間詩歌，我們要把這三者統統放進「民族形式」的爐爐裏，泡製成「民族的形式」出來，供應目前的需要，我們經常着到和聽到的流行在民衆口頭上的差唱本，鼓詞，蓮花落，彈詞，民謠，山歌之類的調子，從未見過有民衆在誦讀我們底「詩」，這毫無疑問是因為我們的詩不能爲大衆所明白，上口和記得住的原故！

世界文豪高爾基說：「藝術本質的地是戰鬥，不是反抗，便是擁護」，而作爲最有力的文藝宣傳的詩歌，更其是要爲大衆而歌唱，而戰鬥！假若藝術是爲藝術而藝術的話，那根本就不會有藝術的存在，詩歌要用「民族形式」的原因，爲的中國目前政治路線起見只有通過民族形式，然後才能有一「大同世界」的實現！

具體地說：民族形式的詩歌，應該根據兩個泉源發展：第一是我們幾千年來的文化領域裏珍貴的遺產；如離騷，元曲，賦，比，興，唐詩，國風……第二是廣大民間所流行的山歌，民謠，小調，彈詞，大鼓詞，戲曲……這一切都是我們的先生，我們應該向他們去努力學習，刻苦學習！沒有原來的甜毛飲血，穴居野處，便沒有現代的西餐和洋樓享受，我們不能武斷地幼稚地擯棄我國幾千年來詩歌的成就，我們必須批評地接受

# 編後

時間過的真快，第二期黃河又和讀者諸君見面了！這一期，在頁的方面，比創刊號增加了三分之一，在頁的方面，也覺得比較令人滿意。不過還要靠朋友們多多幫忙，使他一期勝過一期，這是編者最大的希望。

這一期的內容，有幾篇要提出特別介紹一下的：

文化界的領子，我們的青年導師蔡子民先生痛於三月五日在香港逝世，我相信無論誰知道這個消息，都會萬分感痛的！蔡先生是時代的先驅，新文化運動的首創者；他那種不屈不撓，一生與封建勢力奮鬥的精神，值得每個青年的崇拜和學習。在萬乃同先生的「蔡元培啓事」裏，更可以顯露蔡先生人格的偉大和遺囑的高尚，我們要有更多的文章來追悼蔡先生的原因，是應用實際的工作，來安慰蔡先生在九泉下的靈魂。

誰都知道：「放下你的鞭子」，成了抗戰以來最動聽的歌，這期承該劇本的作者陳鯉庭先生寫了一篇短小精悍的論文，實在非常欣幸！陳先生和冷波先生，趙靈深女士都是最近由中蘇山歸來，在幹四團擔任藝術教官，從此西北的戲劇運動，將有一番新氣象，願這報章讀者一個好消息，冷波的國防四隊劇映山紅，不久就要由本社出版了。

這期的報告，小說，和戰地通訊，都是實際

材料，葉先生的滿好的跳舞，是三幕劇，復想儘可能地做三期登完。

承柳亞子和馮煥章兩先生寄來詩歌，非常感謝！可惜伏園先生的大作，至今沒有收到；老舍又因趕寫萬行詩忙，也不能寄稿，語堂先生則因國慶間交過太慢的原故，他還沒有收到我們的微稿信，因此上期所預告的幾篇，只好用他們的舊信來代替了。

冰荃的「建立生產文學」，這是個新提出來的號召，希望朋友們不當地只是一個號召而已，而需要大家貢獻很寶貴的意見，尤其希望不久的將來，能收編許多關於生產文學的珍貴稿件。

黃河承許多青年朋友的愛護，每天從綠衣使者手裏，接過來許多充滿了抗戰熱情的稿件；但為了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刊載，同時為了編者常被病魔侵害，工作又比較忙，不能一一回信道歉，這並要特別聲明請求原諒的！

這一期的讀者园地，選登了兩篇青年朋友的作品，希望以後能有更好的來，我們可以把篇幅擴充。上一期因為匆促付印的原故，紙張和印刷都太令人失望了，這期的紙比較白，印刷也換了一家條件完備的，但因為缺乏六號字的原故，像葉野先生的詩詞，註解和正文只能都用新五號，這也是要向作者和讀者道歉的。

末了，我們誠懇地請求朋友們多給黃河以熱切指導與批評。

編者三月十九夜

這些文學遺產，同時也只有我們才是歷史文化最優秀的繼承者。

第二是民間的歌謠，小調……它有濃重豐富的歷史根源，牠有普遍和強大的動力。牠有自然的知音韻旋律，我們不能一翻到「民間的」，就搖頭嘆息，或者固然去弄一弄和這類形式，當作應付不得己的痛苦。我們要嚴肅而鄭重地研究民間形式的詩歌，向他們虛心地學習！（不過同時要使牠深入淺出，不使成爲庸俗的出現。）至於西洋作品，我認爲應該盡量批約的接受，最主要的毋通過「民族的形式」，使其成爲我民族的風格，氣派，的形式！

末了，我用魯迅先生的話作結束「我以爲內容且不說，詩歌首先要有新調，押大致相當的韻，給大家容易記，又順口，唱得出來……」

我想有了這樣的形式，才能使他感動人，才能喚起讀者或聽者的共鳴，成爲中國民族中大多數的民衆，愛好的藝術，換句話說：我們底詩歌要以民族的形式出現！

軍事第一！

勝利第一！

國家至上！

民族至上！

# 黃河創刊號目錄

黃河(代發刊詞)

一九四〇年文藝工作者的任務

敵寇總崩潰的晉南

西行列車

裸禮殺敵的戰士

瘋

石匠

秦蜀道上

翠華山上

香港的文藝界

中原的文藝動態

關於戰地寫生隊

我對於民族戰爭文學的一點意見

文壇廣擴

黃河頌

編後

封面

國馨

念茲

海萍

森森

冰瑩

徐仲年

老向

盧翼野

郁臧

陸丹林

謝東平

彭華士

張佛千

芷

韓一青

編者

黃肇昌

## 本刊定價表

紙報白		紙土		別紙
一預年定	半年定	零售	一預年定	零售
十二冊	六冊	一冊	十二冊	六冊
國幣叁元六角	國幣貳元	國幣肆角	國幣壹元捌	國幣貳角
		郵費在外		郵費在外
				價目
				冊數
				訂購
				辦法
				費

主編者 黃河文藝月刊編輯室

西安香米園德化里

出版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西安香米園德化里

發行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店

代售處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業務部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廿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本期每本報紙裝定價肆角  
土紙裝定價貳角

#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 總裁言論：

- |                  |      |
|------------------|------|
| 1. 行的道理          | 幣.15 |
| 2. 政治的道理         | 幣.15 |
| 3. 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 | 幣.16 |
| 4. 西安半月記         | 幣.35 |

## 新中國叢書：

- |               |           |
|---------------|-----------|
| 1. 知難行易學說之研究  | 葛武槩著 幣.50 |
| 2. 菲希德告德意志國民書 | 戚渤鯨譯 幣.60 |

## 新中國叢刊：

- |                |           |
|----------------|-----------|
| 1. 民生史觀與社會進化   | 周毓英著 幣.25 |
| 2. 從國史上所得的民族寶訓 | 繆鳳林著 幣.30 |
| 3. 革命的人生觀      | 謝國馨著 幣.30 |
| 4. 遊絲集         | 蔓鋤著 幣.40  |
| 5. 各國訓練青年目標之研究 | 張培德 幣.55  |
| 6. 汪精衛賣國密約     | 幣.13      |

為耕耘大西北文化創導新時代知識起見最近出版

(本社出版之一切叢刊各轉均均有代售)

叢書  
刊多  
種叢

電話：二五四五  
電話：二八一

社業務部

德和里本

西安香米園

總經理處

大公報社

文化服務社

正中書局

拔提書局

青年書局

經售處

南陽：生命書店

分銷處

西安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定安字第一〇號

本刊已呈請中宣部登記